

楊守敬東瀛訪書及其蒐書成果

——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觀海堂小學類藏書 為探討對象

許媛婷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提 要

清光緒六年（1880），楊守敬（1839-1915）承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之召擔任隨員赴日，期間雖僅四年多，卻因蒐購及帶回許多珍貴漢籍、朝鮮刻本及日本寫、刻本，而被視為是近代中日書籍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於楊守敬晚年在回憶赴日期間所蒐圖書時，認為「大抵醫書類為多，小學類次之」。而透過本文的研究，得知所蒐小學類圖書雖遠不如醫書類之多，卻是楊守敬最為積極、且投注心力最多的一批圖書。文中將從楊守敬的學識養成、赴日期間與日人森立之筆談內容，探討楊守敬如何費盡心力蒐集流落日本的小學類圖書；其次，並透過國立故宮博物院觀海堂小學類藏書的整理與歸納，深入瞭解楊守敬的蒐書用心及其成果，並期能進一步認識小學類漢籍在中日書籍交流史上的定位。

關鍵詞：楊守敬、森立之、觀海堂、經部、小學類圖書

前 言

1880年，清光緒六年，可以說是楊守敬（1839-1915）人生的重要轉捩點。這年，他四十二歲，在接受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徵召擔任隨員，即攜眷從天津經上海渡海赴日本東京任職。期間自光緒六年四月至十年五月（1880-1884）為止，雖僅有四年多，卻因為帶回許多宋、元古籍、朝鮮刻本，以及日本寫、刻本等珍貴漢籍，被視為是近代中日書籍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¹

根據楊守敬晚年的回憶錄，² 當他剛到日本之際，因見東京坊肆有許多被賤價棄置的漢籍，有些甚至是他不曾見過的宋、元古本，基於對漢籍的理解與熱愛，深知其珍貴性與重要性，楊守敬於是決意蒐購。由於當時匆忙赴日，身上所攜財資不多，故一方面以隨身攜帶的漢、魏、六朝碑帖、古錢、古印等物與日人交換被拋售的漢籍，³ 另一方面則根據日人森立之（1807-1885）、小島尚真（1829-1857）、澀江全善（道純、抽齋，1805-1858）、堀川濟（舟庵）、伊澤蘭軒（1777-1829）、海保漁村（1798-1866）等五、六人共同編纂的《經籍訪古志》⁴ 抄本，按日蒐書，最後將目錄內所列的書籍十之八九盡皆蒐購入藏。因此，當他在回憶自己蒐書過程時，令他最為自豪的是，除了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以外，他還蒐購到書中未記載的漢

1 後人關於（清）楊守敬藏書的研究甚多，專書有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以及宜昌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宜都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楊世灿總編纂，《楊守敬學術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等。期刊論文更多至不勝枚舉，較早研究有吳天任，〈楊守敬與《古逸叢書》的校刻〉，《大陸雜誌》，32卷10期，頁23-26，近則有像陳東輝，〈《古逸叢書》與中日漢籍交流〉，收入林慶彰編，《近現代新編叢書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19-34。碩士論文以趙飛鵬，〈楊守敬之藏書及其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連一峰，〈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郝志羣，〈楊守敬學術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1），以及鄒華清，〈楊守敬學術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01）。此外，其他論及中日書籍交流的研究或專書，亦大多針對楊守敬的蒐書成就深入探討，多是抱持肯定態度。

2 即（清）楊守敬自撰，《鄰蘇老人年譜》，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1冊，頁7-29。

3 根據（日）日下部鳴鶴，〈三人的益友〉記載與楊守敬最初交往情況時，曾提到：「那是明治十三年左右的事，當時楊守敬作為中國公使何如璋的顧問來到日本，關於楊守敬的傳言，以前就聽說過，知道他是有名的金石學者……楊為什麼特意帶來這麼多的拓本過來呢？原來楊開始是在北京接受何公使的招聘，沒有時間運回老家荊州收藏這些圖書碑帖，因而直接連行李一起運到日本。雖然麻煩，但把北京居住時的所有物品都全部帶來了。這真是天賜的機遇。」轉引自（日）杉村邦彥，〈楊守敬與日本書學研究〉，收入陳上岷主編，《楊守敬研究學術論文選集》（武漢：崇文書局，2003），頁59。

4 見趙飛鵬，〈《經籍訪古志》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學研究》，8期（1994），頁1-22。

籍有數百種之多，其中以醫書類最多，其次是小學類。⁵

光緒十年（1884）五月，楊守敬差滿回國，當時尚有日本學者岡千仞（1833-1914）父子及書估王惕齋（1839-1911）陪同他一起回到上海。⁶光緒十四年（1888），楊守敬五十歲，正是知天命的歲數，他在湖北黃州築了「鄰蘇園」以藏書。過了十五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他又遷至武昌菊灣，蓋起藏書樓，即為後來所稱的「觀海堂」，以庋藏多年積累的書籍。然而，清末革命事起，戰亂使得藏書難以遷出武昌，直到民國成立（1911）後，才將藏書從武昌運往上海。三年（1914），楊守敬將書籍運至北京。隔年（1915），楊守敬逝世，藏書絕大多數被政府收購，其中十之五六撥交松坡圖書館（後來歸入1928年成立的國立北平圖書館，1951年更名北京圖書館，即今日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其餘十之四五則儲於集靈園；另有最後一批藏書踰6,000冊，由湖北省教育廳移交給湖北省圖書館保存。⁷而儲置於集靈園的這批藏書，後來輾轉遷至臺灣，成為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的重要典藏之一。這批藏書總計1,634部，15,491冊，其不論從書籍質量或是版本價值而言，歷來皆受到學界的肯定，迄今仍吸引不少中、外學者進行討論與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楊守敬回憶當年赴日蒐書時，特別提到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7）因看到他撰寫〈日本訪書緣起條例〉而有刊刻《古逸叢書》的想法，這也是引發楊守敬更為積極蒐書的重要因素。其中，楊氏印象中認為所蒐漢籍「大抵醫書類為多，小學類次之」正是引起筆者好奇，從而開啟本文研究興趣的一句關鍵語。細究以往以故宮所藏楊守敬圖書為研究對象的中、外學者們，除了以書志學的角度依個別書籍進行整理的課題或研究之外，專門以書籍類別做為研究對象者，近年來

5 見（清）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壬午，四十四歲」條下：「先是余初到日本，游於市上，睹書店中書多所未見者，雖不能購，而心識之。幸所攜漢、魏、六朝碑帖亦多日本人未見，又古錢、古印為日本人所羨，以有易無，遂盈筐篋。及黎公有刻書之議，則日日物色之，又得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抄本。其時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購者，不惜重值，遂已得十之八九，且有為立之所不載者數百種，大抵醫書類為多，小學類次之。」見郝志羣整理《鄰蘇老人年譜》，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1冊，頁18。

6 同前註，頁19。

7 見袁同禮〈序〉提到：「（楊氏）其藏書全部以國幣三萬五千圓嚮諸政府，己未（八年，1919）徐總統以一部分撥交松坡圖書館，所餘者儲於集靈園，丙寅（十五年，1926）一月撥歸故宮博物院保存，藏於大高殿，為故宮圖書館分館，己巳（十八年，1929）冬移至壽安宮，專室度藏，公開閱覽。」出自何澄一，《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4），頁2。另外，關於松坡圖書館的發展歷程，則可參酌宋兆霖，〈松坡圖書館發展始末〉，《故宮文物月刊》，357期（2012年12月），頁120-128。

以醫書類圖書為最多，⁸ 反而甚少針對楊守敬蒐書最為積極，且蒐書數量僅次於醫書類的小學類圖書進行研究。有趣的是，這批小學類的漢籍，不僅是楊守敬赴日期間最為關注的一批書，同時因為他相當注重版本，故所蒐書籍有年代古老、種類豐富多元等版本特色。其版本最早可上溯至唐人寫本的遺跡，雖多為日本明治年間或更晚的日人影寫本或覆刻本，但仍保留了唐人書寫的內容；至於刻本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元代，亦有不少明代刻本；此外，尚有若干的朝鮮刊本，以及為數不少的日本和刻本，有些現今已是罕見珍本或寰宇孤本。可惜的是，卻甚少受到重視。令筆者好奇的是，從楊守敬蒐羅這批流傳至日本的小學類漢籍數量及版本情況，便可得知他對這批書籍是特別關注與積極的蒐訪，但原因為何？是因為藏書家個人對小學類書籍的偏好，還是因為成長背景下的學習與訓練結果？這也是本文嘗試探討的課題之一。

因此，本文透過楊守敬的自述年譜《鄰蘇老人年譜》、與往來友朋之間的書信或文集記載，追溯楊守敬赴日之前的成長背景及學術養成；其次，藉由楊守敬在赴日期間與日人森立之的筆談，了解他在蒐訪小學類書籍的經過及積極性，進一步比對或驗證其養成背景與訪書之間的關連性；接著，以故宮所藏觀海堂小學類圖書 101 部 548 冊（不含叢書部裏的小學類圖書）為探討對象，參酌楊守敬所撰《日本訪書志》、未著錄於《日本訪書志》而夾在原書中的楊氏手跋、藏書印記等相關訊息，加以分析梳理，初步釐清哪些小學類書籍是在楊守敬赴日期間所蒐，哪些則不是；最後，運用版本知識，進而討論這批訪自日本的小學類書籍在版本上的學術價值，及其在中日書籍流通史上所呈現出來的文化意義。

一、楊守敬的學術養成與交遊

關於楊守敬生平及其求學歷程，除了可從他七十三歲時所撰寫的《鄰蘇老人年譜》知曉大略外；此外，還可以透過他與師友輩交往的人際脈絡，或彼此間的書信往來紀錄，清楚勾勒出楊守敬年輕時在經、史方面的學習情況，以及他研習小學類

8 此處專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楊守敬蒐書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除了 1986 年趙飛鵬，〈楊守敬之藏書及其學術〉碩士論文、吳哲夫，〈楊守敬與觀海堂藏書〉，《故宮文物月刊》，73 期（1989 年 4 月），頁 118-123 等概論楊守敬藏書情況的論文外；其他還有吳璧雍，〈楊守敬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觀海堂醫書〉，《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4 期（2004 夏季），頁 149-176；日本茨城大學真柳誠，〈楊守敬之醫書校刊與江戶考證醫學家之文獻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6 卷 1 期（2008 秋季），頁 75-132 等等論文，則是針對楊守敬所蒐醫書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性文章。

圖書的經過及學養訓練。

根據楊守敬自己回憶的《鄰蘇老人年譜》中，他自從四歲喪父之後，便在祖父經營的商店裏幫忙，對數字及古錢幣的概念自此形成；六、七歲時，始在家識字；八歲，跟隨啟蒙老師覃先生開始學習讀書，初習被稱為「四子書」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⁹至九、十歲時，從謝先生學習作文；十四歲時，為準備科考之故，跟著朱鳳池先生學時文。此年適重開縣考，楊守敬首次應試，放榜時考取第十三名。在楊守敬的成長過程中，因其聰敏好學，被祖父寄予繼承家業的經商厚望，故在他十六歲時，祖父不准他去參加府試，因此喪失投考機會。至十八歲時，他首度參加院試，但卻沒有上榜。苦思原因，猜測可能是因為當時主考官馮譽驥學使「工小楷，頗重字學，而守敬書法草率，故爾見擯。」¹⁰這是楊守敬首度意識到書寫字體及字學的重要性。之後，他發憤向學，不僅師從朱景雲（1822-1891）¹¹學習書法及應考科目，同時勤於誦讀聽講。隔年，十九歲，五月參加縣試，初覆第一名，終覆第二名；七月府試，五場皆獲第一名；十月通過院試入學，成為生員（通稱為秀才）。由於在館中，常聽聞房東許滋生、老師朱景雲與譚大勳¹²先生等人論古，談論內容大多為經、史、諸子之學，這是楊守敬首度接受自乾嘉學者汪中等諸儒思想以來的學術啟蒙，同時學習到儒家經典以古為貴、注重考據的治學方法。

其後，二十歲、二十一歲接連二年赴考不中，二十三歲時本欲赴考，然以忌者造謠，故決意不赴考；直至二十四歲這年，在困倦體病情況下，獲中第八十名舉人。細數楊守敬自十四歲開始，便開始有赴考之志，且初次應試便中縣考，其後除特別原因外，幾乎每年都會參加科考。至十九歲通過童試，二十四歲通過鄉試之後，便朝著下一階段目標會試及殿試而努力。自二十七歲開始，他必參加每隔三年舉辦的會試，因此接下來的三十歲、三十三歲、三十六歲，他屢次應考，然卻不中；到了三十九歲這年，被荊州知府倪文蔚聘至編纂續修府志，故未能赴

9 四書又被稱為四子書，即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由於這幾部書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子和子思，故又被稱為「四子書」，簡稱為「四書」。

10 據（清）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丙辰，十八歲」條下，見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1冊，頁9。

11（清）朱景雲（1822-1891），字槐卿，湖北江陵縣人。歲貢生，咸豐七年（1857），遷居宜都，以設館教學為業。

12 據（清）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所述：「譚先生（大勳）曾館於江都汪孟慈（1786-1847），為清代著名學者汪中之子）家，得庸甫（中，即為汪中，字容甫。庸字疑誤寫）先生緒論，守敬每側聽之而欣然，蓋守敬得聞國朝諸儒之學自此始。」見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1冊，頁9。

試；四十二歲，先是參加會試不中，之後便應駐日公使何如璋之召赴日，四十五歲這年在日本，未歸，亦未能赴試；四十八歲，參加會試又不中，他才「自是始絕意科名，專心著述。」¹³ 算算自他十四歲開始科考，到四十八歲絕意科名為止，前後三十五年，總計參加過十二次的科舉考試。這漫漫年月，楊守敬屢仆屢起，卻還能堅持初衷，實在令人不得不佩服其毅力。

楊守敬為科考所耗費的時間及心力，肯定超乎常人。這麼多年準備考試下來，對於清代科舉的考試範圍及命題科目，他也相當清楚。由於考試以「四書」、「五經」為命題，¹⁴ 因此，他在四書五經的熟悉度與用力程度上，無形中變成日後赴日蒐書的基礎實力。換句話說，楊守敬在第一次參加童試落榜之後，便了解到考試的潛規則，即考生試卷答問內容有時並不是重要的關鍵，相反地，主考官卻是以書法高下來決定錄取與否。於是，他拜書法名師朱景雲學藝，終日勤練書法，其用意原是為了科考之故，沒想到反而造就出日後他在日本書道界上的名聲與影響力，甚至還有「日本近代書道之父」的美譽，這肯定是他最初在拜師學書法時不曾意想不到的事。

清同治二年（1863）時，楊守敬二十五歲，此時還是少不更事的階段，他認識了亦師亦友的鄧鐵香（1841-1891）¹⁵ 與潘孺初（？-1892）¹⁶ 二人。¹⁷ 此二人在他人生經歷中，尤其是備受科考磨練與工作期間，不僅給予相當多的幫助與支持，無形中還帶出楊守敬識碑習帖的專業技能。當他二十七歲考取景山官學教習時，¹⁸

13 見（清）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收入《楊守敬集》第1冊，頁19。

14 根據趙爾巽編，《清史稿》卷一〇八〈選舉志一〉：「古代取士之法，莫備於成周，而得人之盛，亦以成周為最。自唐以後，廢選舉制，改用科目，歷代相沿。而明則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謂之制義。有清沿明制，二百餘年，雖有他途進者，終不得與科第出身者相比。」（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頁3099。

15 （清）鄧承脩（1841-1891），字鐵香，廣東歸善縣人。咸豐十一年（1861）舉人，捐郎中，入刑部任事。光緒初，服闋，起故官。與張佩綸等主持清議，多彈擊，號曰「鐵漢」。後充浙江道監察御史、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職。晚年以病告歸，主講廣東豐湖書院，有《語冰閣奏議》一書。

16 （清）潘存（？-1892），字孺初，廣東文昌縣人。咸豐二年（1852）舉人，曾任職戶部主事。擅長書法，他在學業和生活上曾給楊守敬極大幫助，深受楊氏敬重。

17 根據（清）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回憶，時為同治二年（1863），守敬二十五歲，在陳一山（1833-1905）的介紹下認識歸善鄧鐵香及文昌潘孺初兩位先生。楊守敬形容兩位先生「孺初精詣卓識，罕有倫匹；鐵香卓犖不羣，皆一代偉人。」見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1冊，頁30。

18 景山官學創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為清代八旗子弟官學之一。官學中設總管三人，滿、漢教習共二十一人，掌教上三旗官學生學習滿、漢書籍。教習任職三年，期滿後由吏部另行敘用。據楊世燠總編纂，《楊守敬學術年譜》推測，楊守敬即為負責漢文教習，頁46。

當時借住鄧鐵香家，遇閒暇時便自己徒步至琉璃廠的法帖商店去物色金石碑帖，有時則是隨著鄧鐵香一同前往，若遇有精品，多半歸鄧鐵香所有，次品則由楊守敬收購。¹⁹此外，楊守敬在入住鄧鐵香家期間，因鄧鐵香與潘孺初兩人私交甚好，使楊守敬亦有機會向潘孺初討教關於學術派別、作文、習字等學問，因而獲益良多。或許就是這個機緣開啟楊守敬對於金石學、碑帖文字方面的興趣。正因如此，他對小學類的字書方面的理解，亦隨著接觸金石文字的時間越長而日趨深厚。

楊守敬於清光緒三年（1877）出版《楷法溯源》一書，本書是潘孺初將多年所搜大量碑帖墨本交付楊守敬，由其重新整理出版的一本碑帖集字錄。根據楊氏撰〈凡例〉提到：是書乃「仿翟氏《隸篇》之例成為此書」，因此書中不論編次，或是雙鉤描字之法，皆仿自《隸篇》。由於《隸篇》作者翟雲升（1776-1858）²⁰不但是清代著名的書法家，同時對語言學家段玉裁（1735-1815）所撰《說文解字注》亦有深入研究。楊守敬在熟讀《隸篇》後，知其優劣，才有加以仿編的念頭。事實上，楊守敬在小學類字書的造詣，究有多深，可以從他自撰〈楷法溯源凡例〉便可窺豹一斑：

洪氏《隸韻》、婁氏《字原》、劉氏《隸韻》、顧氏《隸辨》，皆依韻分篇，便於檢尋。然於偏旁錯雜，不足以見八法之變。翟氏《隸篇》遵《說文》始一終亥之次，最為古雅，今從之。²¹

這裏指稱的宋洪适（1117-1184，字景伯，諡文惠）《隸韻》、宋婁機（1133-1211）《（漢隸）字原》、宋劉球（活動於南宋年間）《隸韻》、清顧藹吉（1662-1722）《隸辨》等書，不但是歷朝的重要字書，同時也是研習金石碑帖所必識、必備的工具書。而這幾本書的重要性，根據清乾嘉年間著名學者翁方綱（1733-1818）為重刻宋淳熙年間《隸韻》撰序云，指出最早是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劉球上表進呈《隸韻》，此書是將兩漢以來石刻碑帖上的隸字加以纂集成冊，又將隸字依韻分篇的一部字書；其後到宋寧宗慶元初年（1195），婁機又根據劉球《隸韻》稍加增益，編成《漢隸字原》。其間，洪适在翻閱劉球《隸韻》時，因有感於劉氏採字太過簡略，而有重編之念頭，然卻不知婁氏已有編纂《字原》，故只按劉球本《隸韻》重

19 見（清）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收入《楊守敬集》第1冊，頁12。

20 （清）翟雲升（1776-1858），字舜堂，號文泉，道光二年（1822）進士，清代中後期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書法家。著有《說文形聲後案》、《說文辨異》、《隸篇》、《隸篇續》、《隸篇再續》、《焦氏易林校略》等書。

21 見楊守敬為整理潘存碑帖而編成《楷法溯源》撰寫〈凡例〉，收入《楊守敬集》第13冊，頁15。

新編纂，可惜最後書未成，只留下名聲。²²而清顧藹吉《隸辨》，則是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初次刊行，係其整理所蒐漢碑，兼及魏晉碑帖上的隸字，並仿宋婁機《漢隸字原》的鈎摹漢隸之式，體例則依宋代官方制定《禮部韻略》編成的一部隸字字典。因所蒐隸字數量可觀，後被視為清代蒐集石刻字體最為完備的一部字書。

從上述楊守敬撰寫的〈凡例〉之中，初步可以看出其涉獵字書之廣，應是無庸置疑的。此大抵緣自於師友，包括朱景雲、陳一山、鄧鐵香與潘孺初等人平日的訓練及帶領之下，引發楊守敬對金石碑帖及書法之興趣，而小學類字書正是研習碑帖及書法重要且必備的工具書。此外，在同治十三年（1874），時楊守敬三十六歲，因與陳一山、鄧鐵香與潘孺初交遊緣故，結識平日喜治經研史的譚廷獻（1830-1901）、²³李慈銘（1830-1895）²⁴及袁昶（1846-1900）²⁵等學人，聚會討論之餘，楊守敬亦深受眾人在研習經義詩文方面的影響。此日後在光緒六年（1880）楊守敬赴日之前，即三月二十九日這天傍晚，鄧鐵香與潘孺初邀楊守敬同赴一場餐宴，宴會中談及他將隨著駐日公使何如璋至日本之事，席中尚有陳雲舫、李慈銘等人。後來，李慈銘在他自撰的《越縵堂日記》記載此段經過：

傍晚，赴鐵香宴。賓齋之招坐為孺初、獻之、陳雲舫、楊惺吾。惺吾將赴日本何如璋侍講之招。聞何君辦東洋事頗有骨力，流求滅國之事，漸有轉機。²⁶

在此之後，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李慈銘日記又記載收到楊守敬自日本寄來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關於楊守敬在日本所見漢籍的情況。

得楊惺吾十一月十九日（自）日本書，言：其國中古籍甚多，所見有唐人寫本《玉篇》，尚是孫強增加之舊，其次第與今本多不同，引說文尤富。

22 見（清）翁方綱撰，〈重刻淳熙《隸韻》序〉，出自（宋）劉球編，（清）秦恩復校刊，（清）翁方綱攷證，《隸韻》十卷附《碑目攷證》一卷《隸韻攷證》一卷（清嘉慶十五年（1810）重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3 （清）譚廷獻（1830-1901），一名獻，字仲脩，號復堂，浙江仁和縣人。同治六年（1867）舉人，著有《復堂類稿》。

24 （清）李慈銘（1830-1895），字愛伯，號菴客，浙江會稽人。嗜書成癖，承乾嘉漢學之餘緒，研習經學、史學，頗有所得。光緒六年（1881），五十二歲時始中進士，官止於山西道監察御史。因讀書於越縵堂，稱越縵先生，自號越縵老人。

25 （清）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浙江桐廬縣人。光緒二年（1876）恩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九年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一生忠心事國，庚子事變時，因主和直諫，與許景澄、徐用儀等同被處決，後得到平反，追謚忠節。生平著述極多，還將農桑、兵、醫、輿地、治術等書編入《浙西村舍叢刻》。

26 見（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12冊《荀學齋日記》乙集上，光緒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揚州：廣陵書社，2004），頁8860。

又有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刻本，引證古籍，今不存者甚多。……書成於唐元和間，其重刻序文謂周顯德時，中土已佚此本，蓋得之契丹者。又有《續一切經音義》十卷，補慧琳所遺，又有隋杜臺卿《玉燭寶典》、隋楊見（疑筆誤，應為上）善《太素經》三十卷，皆鈔本，其餘祕笈尚多隋唐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勝收。彼國自撰之書，與中土可互證者尤夥。²⁷

李慈銘在日記中記下此事，最後並寫上「聞之神往，有懷鉛浮海之思。」等語。然而，從楊守敬寄信給李慈銘（此年李慈銘正好考中進士）的時間看來，正是在他剛到日本的第一年，也是他初次在東京街上看到大量廉售漢籍的同時，因此其用意當不止想使前輩李慈銘有「聞之神往」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他眼見這些珍貴的古漢籍，像是唐人寫本《玉篇》、《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刻本、隋杜臺卿《玉燭寶典》鈔本、隋楊上善《太素經》三十卷鈔本，以及其餘尚多隋唐以下金石文字，恐怕是恨不得能全數蒐購，只可惜匆忙赴日，囊中羞澀，只好想辦法借助朋友力量，有官方幫助更佳。這才想到剛考上進士的李慈銘可能會有興趣，於是寫下赴日所見，這或許才是楊守敬寫信給李慈銘的真正用意。

不過，不論李慈銘是否理解楊守敬「意在言外」的用意，但似乎沒有書面資料顯示李慈銘提供楊守敬關於金錢方面的協助。所以，楊守敬可能在得不到任何金錢援助下，只好透過他自己的方式，將所攜歷年來蒐羅的金石碑帖以交換、訪求，或者購買的方式來獲得他心嚮往之的古漢籍。

二、楊守敬蒐訪日人森立之的小學類書籍

由於楊守敬寫給李慈銘信中提到，赴日之初市集所見漢籍有經部小學類的唐人寫本《玉篇》、子部釋家類《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刻本、《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史部月令類的《玉燭寶典》鈔本、子部醫家類的《太素經》三十卷鈔本，及其餘祕笈尚多隋唐以下金石文字等等，這些被楊守敬視為珍貴而極欲蒐購的漢籍，顯然是在他見到之後才油然而生蒐購之志，然令人好奇的是，若回溯至楊守敬赴日之前，他

27 本段所引文字係錄自李慈銘原文。由於歷來學者引述此段文字時，大多轉引自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出版社，1974）。但根據筆者查找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12冊《荀學齋日記》乙集下，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現李氏原文與吳氏引文頗多出入，應是吳氏引文部分刪節或誤抄之故，頁8918。

是否有具體的蒐書目標或期待呢？

從楊守敬自署於清光緒七年（1881）二月撰寫《日本訪書志·緣起》中，提到因自幼家藏藏書，素無目錄學淵源，但搜羅訪佚之心不減：

余生僻陬，家藏藏書，目錄之學，素無淵源。庚辰（按：六年，1880）東來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有搜羅放佚之志；然茫然無津涯，未知佚而存者為何本？乃日遊市上，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實有奮然未獻之書。²⁸

從所述語句看來，即使楊守敬在赴日前即聞歐陽修（另有一說為司馬光）撰寫〈日本刀歌〉提到「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²⁹而有心生搜訪逸書之志，但又言「茫然無津涯，未知佚而存者為何本？」顯示其在赴日之前，或在尚未見到流落市集的漢籍之前，應是無具體的蒐訪目標。

而此種情況在楊守敬正式抵日之後，始有進展。由於日本受到明治維新下的西化政策影響，導致日人大量拋售漢籍，楊守敬在遊逛市集之餘，無意間見到為數眾多且價格低廉，甚至其中不乏珍貴的漢籍。在他積極蒐購之下，不到一年便有三萬餘卷之多。其後，又獲得森立之、澀江道純等人撰《經籍訪古志》手抄本，因而有訪購漢籍的念頭。但此時的楊守敬已今非昔比，他探知少數日人手中藏有唐、宋以來的寫、刻本，其中尤以梁顧野王《玉篇》、宋陳彭年等奉敕撰《廣韻》這類的小學類圖書最古，所以他是在確定蒐訪目標之後，才特地前往拜訪《經籍訪古志》作者之一，同時身兼醫學家、考據學家、漢籍收藏家等多重身分的日人森立之。³⁰

根據森立之留下的《清客筆話》內容，清光緒七年（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一月是楊守敬首度拜訪森立之的時間。而從森立之記載楊守敬的首句問話看來，透

28 參（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8冊，頁27。

29 關於〈日本刀歌〉，一說為（宋）歐陽修詩；另一說為（宋）司馬光詩〈和君倚日本刀歌〉。其全文內容為「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間雜鑰與銅，百金傳入好事手，珮服可以襯祆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仙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陌，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鏘澀短刀何足云。」分別收入傅璇琮，《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卷二九九及四九九；另可參見吳哲夫，〈楊守敬與觀海堂藏書〉，頁120。

30（日）森立之（1807-1885）幼名伊織，後改名養真、養竹，字立夫，號枳園，又號醒齋、節齋、二端道人（以筆端、舌端自任）、水谷山人、浴仙、洎齋、自言居士等，室名有容膝居、容膝屠蘇、溫知藥室等。森立之出身於醫學世家，後來更成為江戶末年至明治初期著名漢籍收藏家及考證學者，同時兼授醫理及醫學，尤精通本草學和版本目錄學。

露出楊守敬已打聽清楚森立之的藏書情況：「聞先生精小學，收藏古書甚富，特來拜謁。」可知楊守敬是有備而來。森立之初時先推托說其世代為醫，雖收古書，但經、史類較少，不過楊氏並未承接此言，反而接著問小學類圖書的《玉篇》及《廣韻》二部，此可確定楊守敬蒐書目標不僅十分明確，且甚急切。從以下節錄《清客筆話》兩人論及小學類書籍的部分對話，便可以看出楊守敬向森立之詢問小學類圖書的內容及其蒐書意圖。

（卷一）明治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楊守敬來訪

楊：聞先生精小學，收藏古書甚富，特來拜謁。

森：今已大半沽却，珍書不多有。且九世之醫業，故經史類尤少，七十五年之今日，子孫共無，不得已而為貧乏小官是務，赧然赧然。

楊：聞有宋本《玉篇》、《廣韻》。（按：第一次討論）

森：收藏于官庫，今不在家。

楊：求見。

森：不能備今日披覽，他日攜來，而後可以書報也。

舊版《左傳》

楊：此似非宋版。《玉篇》、《廣韻》可割愛否？……（按：第二次討論）

官板《廣韻》（朱筆雙行注：余以宋板校合）（按：第三次討論）

楊：此《廣韻》據宋本校改乎？森：所謂宋本多誤字，以誤字為貴矣。……

森：《說文斲證》，但抄錄錢坫說耳，寫本（森注：有）不妨不賣之分。

三月二十九（朱筆改八）日，楊守敬來訪

楊：又貴邦古書為我國所佚者，如《姓解》、《史略》、《玉篇》殘本、《玉燭寶典》，皆欲刻之。尤煩先生為校刊。可乎？（按：第四次討論）

四月十八日又來

楊：此《隸釋》如果從宋版出，僕願以重價購之。（按：第五次討論）但必借一本與汪本校之，而後知其可貴。先生如不借，僕亦不知其果從宋板否也。森：汪本吾未見，一見則可知也。

四月二十一日來

楊：前日所見書甚多，今日謹及此。前日所見，有《玉台新詠》、《戰國策》、《拾遺記》、《汗簡》、《廣雅疏證》、《集韻》等等之書，皆未開單乎？（按：第六次提出蒐購）

森：皆難割愛，故不備覽。此中只《廣雅疏證》一書可沽却，但一冊缺。

(卷二) 辛巳，五月十七日楊守敬來

《玉篇》、《廣韻》古宋版(朱筆)

森：已沽却了，在兩三年前。

楊：獨在此。(按：第七次討論)

森：已有約，然未攜金來，故暫在于此。但堅約不沽于他人，故不得已如此。

《玉篇》、《廣韻》二部百圓

楊：……前日《隸釋》，僕甚愛之，惜此書缺二冊。貴邦抄本或原本，必再有存者，能為補全否？(按：第八次討論)

森：不知官庫書目中有之否？若有之，則宜得寫乎？

(卷四) 辛巳，八月二日楊守敬來訪

楊：《文字蒙求》一書，其論說何如？(按：第一次主動提小學類圖書欲換書)

森：以六部分類，篆楷一目了然，故將翻刊。若有副本，請購求之。

楊：公若愛此書，以公所藏書換之可也。

森：《諧聲圖》，掖齋徒所作。

楊：此書非細觀，不能知其精粗也。僕別藏江慎修《古韻標準》(按：第二次提小學類圖書欲換書)，又《四聲表》，皆稀見之書。公如喜，則以書換之可也。

《說文新附字考》狩谷望之著，出以示之。

楊：《說文新附考》，我邦有數人為之。此書未知與之如何？(按：第三次提小學類圖書以交換討論)

森：吾邦不(森氏墨筆旁注：未)聞有《新附考》(按：(清)鈕樹玉)，定是考證精密。此書掖齋青年所撰，自云未可。在今日則《新附字考》無亦可。余謂《說文》(按：(漢)許慎)多有俗篆，今將作《說文新減字》，以示于世。

楊：《說文》中從漢時俗體字不少……段氏(按：(清)段玉裁)《說文》雖有武斷處，然博大精深，不易能通之。如能為段氏說解，未可輕視

也。……（按：第九次討論）

楊：王氏（按：（清）王念孫）之《廣雅疏證》誠為空前絕後之作，故王氏之後無人議其失。段氏則有議之者，然《說文》廣大，非一人之力所能盡其蘊。故段氏終為《說文》家巨擘。（按：第十次討論）

楊：郝氏（按：（清）郝懿行）《爾雅》，公所見非全本。其全本近日始刻之，較原本幾加一倍。（按：第十一次討論）

森：郝氏《爾雅》全冊，渴望出涎。段氏故不可入齒牙，然于其所不足，不可不言也。

（卷五）壬午三月

宋版《玉篇》、宋板《廣韻》（按：第十二次討論）

森：二書已不可追。其他雖稍小冊子，若應其所好則可沽却也，不只此也。

楊：《廣韻》、《玉篇》二部共價若何？

森：右二部已沽却了，今不在家，其人則高木壽穎也。

楊：此人云公與約而未定。

森：何日出此言乎？右二書高木已獻于書籍館，君言未知為何也。

楊：我前日在公處獨見之。

森：其後賣于彼，彼已獻于上也。……（以下略）

楊：《玉篇》原本已售，無可言者。但公有翻本《玉篇》，以原本校其異同否？（按：第十三次討論）

森：《玉篇》、《廣韻》共以原本為貴，但原宋本誤字甚多，故以可貴。其誤字中可以取考者往往而有之。清翻刻本則一一正誤字。吾今以清本為據，不復以宋板為貴，其誤字正字，是可從是不可從者，其見皆在于我，不可以善本為善也。是吾所立一見也。

楊：固然。然公有校其異同之本否？

森：無全本也。

（卷六）壬午八月己未

楊守敬借據

謹借《稗雅》一部、《夏小正附解》、《經子考證》、《周易音訓》、《兵車考》

十二月十九日

楊惺吾³¹

《清客筆話》是森立之整理其與楊守敬自清光緒七年一月到八年十一月間留下來的文字紀錄，包括名片、短簡、留言、借條、邀請信等資料，而書中卷一到卷八為森立之與楊守敬的筆談、借據等資料；卷九則收錄駐日公使黎庶昌致森立之短簡及名片；卷十為駐日公使隨員姚文棟（1853-1929）為承辦出版《經籍訪古志》與森立之往返討論的文獻資料。³²

由於《清客筆話》卷六至卷八為著錄楊守敬向森立借書所立字據及部分筆談內容，因大多為討論書籍買賣之間的價錢商議，且未論及小學類圖書，故自卷六以下並未節錄。據書中記載，楊守敬與森立之兩人討論小學類圖書最為熱切的時期，集中在卷四及卷五，這段時間差不多是楊守敬結識森立之約半年多到一年之間；另根據統計，兩人討論到小學類書籍的次數，總共達十六次之多，除了三次是楊守敬欲以書易書，所以他先提起私藏的小學類書籍，藉以拋磚引玉，用來交換森立之收藏的小學類圖書之外；其他十三次則多是楊守敬為了向森立之表達購書意圖所提出的詢問或討論話題，這也顯示出楊守敬特別喜歡與森立之討論的話題還是以小學類書籍為主。

若再進一步統計《清客筆話》所記載兩人討論的小學類書籍（扣除重覆出現者），雖僅有十三部，包括《玉篇》、《廣韻》、《隸釋》、《汗簡》、《廣雅疏證》、《集韻》、《文字蒙求》、《古韻標準》、《四聲表》、《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注》、《爾雅（注）》、《說文新附考》，然相較於其他類別書籍來說，小學類書籍可以算是數量最多的一種類別，而其中試探次數及詢問比例最高的書，當屬《玉篇》及《廣韻》。顯然楊守敬早已鎖定明確的蒐書目標，才會表現如此積極與急切。

有趣的是，若追溯中國古代文字語言發展史，毫無疑問的，年代最早且最具影響力的字書及韻書，當屬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及隋陸法言所編《切韻》，而並非是《玉篇》與《廣韻》二書。然而，楊守敬不先詢問森立之是否有《說文》及《切

31 以上收錄在（日）森立之《清客筆話》，轉引自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13冊，頁519-548。

32 《清客筆話》現藏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有原本及傳抄本二種。最早有原田種成根據松雪堂主人野田文之助抄錄自原本的鈔本，加以日文訓讀，整理發表成〈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筆談〉，收入長澤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刊行會編輯，《長澤規矩也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頁45-80；其後又有陳捷依照斯道文庫所藏原本重新整理並加注釋，分別收錄於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以及《楊守敬學術年譜》等書之中。

韻》二部書，反而在首次拜訪便開門見山詢問有無宋版《玉篇》與《廣韻》，且追蹤時間長達年餘，這表示他在拜訪森立之前便聽聞有這二部書，同時根據他對版本的認知與理解，起初還誤認存世最早版本可能是宋版，而表現出積極爭取、勢在必得的企圖心。

三、故宮所藏楊守敬赴日訪得的小學類書籍

由於楊守敬蒐書的態度十分積極，因此當他於清光緒十年四月差滿，並於五月與日人岡千仞父子及書估王惕齋返回上海時，也將這段期間蒐訪的漢籍一併攜帶回國。然而，當時四十六歲的楊守敬究竟帶了多少書籍回國，迄今仍是個謎。雖然他自己曾說過「日遊市上，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³³然實際數量究為多少，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一個確實的數字；加上楊守敬回國之後，仍持續著述、陸續購書，等到他五十歲移居黃州時，由於所居城北為昔日東坡稱詠之赤壁，因濡慕東坡，遂將居所取名為「鄰蘇園」。之後楊守敬認真著述，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時，已五十九歲，在檢查及清點鄰蘇園藏書之後，列出蒐訪自日本的漢籍並撰寫提要，編纂《日本訪書志》及《留真譜》等書。根據楊守敬自撰〈日本訪書志序〉提到：「原書多藏黃州，未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畫清晰者付書手錄之，釐為十六卷。」³⁴其後歲月蹉跎，又歷時五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時楊守敬六十三歲，這二部書才刻成出版。³⁵

檢視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十六卷的提要，總計收錄漢籍、朝鮮刻本及日本和刻本共 236 部，凡屬經部小學類書籍，大多收錄在卷三及卷四，計有 38 部，其中有 6 部係被歸類為子部釋家類及雜家類，像是《一切經音義》、《弘決外典鈔》、《類聚名義鈔》、《淨土三部經音義》等書，但在楊守敬所撰提要之中，因將其當成字書看待，故仍計算在內；之後，王重民先生於民國十五、十六年間（1926-1927）至故宮圖書館看到這批楊守敬的藏書，遂以數年時間摘錄書中題跋，並參酌他書，輯

33 見（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劉昌潤整理，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 8 冊，頁 27。

34 見（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序〉，劉昌潤整理，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 8 冊，頁 25。

35 見楊世燦總編纂，《楊守敬學術年譜》，頁 148。

錄成《日本訪書志補》，³⁶ 合計有 46 部，其中屬於小學類圖書僅有 4 部，分別是影寫北宋本《爾雅注》、日本刊本《釋名》、明刊本《埤雅》以及日抄本《淨土三部經音義》；³⁷ 近二十年來，又有劉昌潤根據楊守敬手稿、繕清稿，以及《晦明軒稿》、《藏園羣書經眼錄》、《中國善本書提要》等書輯得跋文 19 篇，編成《日本訪書志續補》，其中小學類圖書僅有 1 部宋拓本《隸均》，但非日本蒐訪回來之書。³⁸ 由此看來，至少 301 部書有楊守敬親撰題識（不一定都附在原書之內）或手跋，其中小學類圖書合計有 43 部。

此外，根據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王重民《日本訪書志補》及劉昌潤《日本訪書志續補》等書的楊氏提要內容，再逐一比對故宮所藏觀海堂的小學類圖書時，會有幾個有趣的發現。首先，翻開楊守敬的藏書，可以看到他晚年在整理藏書時，總是刻意在每部書前扉葉處貼上他七十歲的個人照片，並在每一張照片的右上角鈐上「星吾七十歲小像」朱長方印，左下角則鈐上「楊守敬印」朱印，意謂楊守敬在書中除了鈐藏書印之外，亦加入藏書票的概念，只是以個人照片取代藏書票的功能，此舉顯然有彰顯或標示藏書所有權的實質作用。³⁹

其次，楊守敬習慣在每一部訪自日本的書籍卷端上，鈐有「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長方印，極少數有「星吾東瀛訪古記」⁴⁰ 或「楊惺吾東瀛所得祕極」朱長方印，以示該書源自日本，這是辨識楊氏藏書來源最重要的依據原則。至於楊守敬的書寫手跋，則不見得只出現在蒐自日本的書籍，有時他看到具有版本價值或值得討論的書籍，或是心有所感的時候，便會親寫手跋。以故宮觀海堂藏書中的一部明刊本《埤雅》為例，其卷前扉葉雖有楊守敬針對該書版本加以討論及判斷的一頁手

36 見民國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孫楷第撰序，〈日本訪書志補序〉：「民國己未（八年，1919）觀海堂書將出售，吾師沅叔先生時長教部，憇恩當局買之，書遂為國有。初度藏於集靈園，旋歸故宮圖書館。友人王君有三，於民國十五、六年間來館任職，得閱楊氏遺書，即其批本逐錄序跋，復以數年之力，參之他書，輯為此編。」引自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 8 冊，頁 381。

37 其中王重民整理，《日本訪書志補》，《淨土三部經音義》四卷之楊氏提要指出該書：「其引《廣韻》則陸法言、孫愐分著，引《玉篇》亦時見野王案語。是其所見古本與今殊異。又所引《東宮切韻》中載郭知玄、薛嶠、麻果、韓知十、祝尚丘、武玄之、王仁煦等之說，皆唐以前小學書之散逸者。」末署「光緒癸未（九年，1883）春三月，宜都楊守敬記于東京使館。」從提要內容可知，楊守敬應是將此部書視為小學類字書。

38 見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 8 冊，頁 1-436。

39 關於楊守敬書前扉葉貼上照片事，感謝上海圖書館黃顯功主任提醒，這極可能是一種藏書票的類型。由於黃顯功認為「藏書票是圖書持有者的標志，其功能類似中國傳統的藏書印。」可見楊守敬將個人照片貼在書籍扉葉上亦有此種作用。見黃顯功、吳建明主編，《上海圖書館藏書·藏書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頁 175。

40 此印可見於日本室町中期刊本，《察病指南》（故觀 013940），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跋，但並未論及是否訪自日本等語，主要為論述該書的版式行款，判斷應為明代刊本無誤云云。然而，此書封面曾經被重新裝幀過，原書封面已被取下，改以江戶初期的朱色表紙裝潢，使人極易誤認成日本刊本，⁴¹但更重要的是，書中並無「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或「星吾東瀛訪古記」、「楊惺吾東瀛所得祕極」鈐印，亦無日人藏書鈐印、標點或註記等書寫痕跡，故可判斷該書並非蒐自日本。

然而，有時楊守敬的題跋內容，主要是針對書籍在赴日期間的蒐羅過程，故必須配合書籍的原始情況加以調整。該書卷前若已有空白扉葉，楊守敬習慣直接墨題在空白扉葉上；若是該書首葉即是正文，卷前無空白扉葉，他便會將題跋另外寫在紅格紙張上，並將原書拆裝之後，再將寫好題跋的紅格紙夾在照片與正文卷端間，像是故宮所藏元至順庚午（元年，1330）敏德堂刊本《廣韻》、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1366）南山書院刊本《大廣益會玉篇》、元刊本《魁本排字通併禮部韻註》、元余氏勤德堂刊本《廣韻》等書皆是自行添加紅格紙張並重裝的情況。根據手跋內容看來，楊氏撰寫題跋的目的應有二點：其一，為了彰顯楊守敬平日所學，進一步闡述其對於宋、元版本的認知及理解，藉此讓世人了解這批書籍的版本良窳；其二，也有為了完整記錄該部書籍的蒐羅過程，或者說明書中的日人批點、校註及藏印情況的用意。

另一個發現，當筆者翻閱楊守敬於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間（1897-1901）撰寫《日本訪書志》的題跋時，經比對故宮所藏小學類圖書之後，發現仍有未被著錄於《日本訪書志》的書籍，其書中扉葉夾有楊守敬的手跋，表示這些手書題跋應是在該書出版後才撰寫而成。

從上述跡象顯示，楊守敬從六十三歲出版《日本訪書志》，一直到七十歲拍攝照片並廣貼扉葉以前，仍持續不斷整理這批從日本蒐訪回來的書籍。若具有版本價值或版本疑慮者，仍會為其親撰題跋，所以尚有不及收入《日本訪書志》者。或許楊守敬還有抱持著續編《日本訪書志》的念頭，因此遇有珍貴價值的宋、元版本依然持續不斷地撰寫題跋，因為在楊守敬的心中，這批藏書從日人手中蒐回已屬不易，其中不乏珍貴善本，若未能將其中蒐書淵源及版本價值說明清楚，確是憾事一件。如此看來，楊守敬此種孜孜不倦、珍愛惜書的藏書精神，實在值得後世藏書家

41 根據故宮所藏明刊白口十一行本《新刊埤雅》（故觀011778-011781）書末有日人川瀨一馬於民國六十年（1971）檢視後留下的紙條，上註記「本書（埤雅）明刊本（非日本刊本）／表紙（朱色）日本江戶初期」署「辛亥十月十四日 川瀨」，可據此知該書封面乃日本江戶時期所習用的紙張，然該書版式為明刊本，而非日本刊本。

的學習。

根據統計，故宮所藏楊守敬的觀海堂圖書，總計有 1,634 部，15,491 冊，其中的小學類圖書，若扣除叢書部不算，約計有 101 部，548 冊。其中，字書類圖書數量有 50 部之多，其次為韻書類 32 部，最少為訓詁類 19 部；從版本上加以區分，刻本年代最早的版本為元刊本，計有 12 部，明刊本 23 部，清刊本 37 部，在日本據漢籍重刊的和刻本有 11 部，漢籍抄本或日本影抄本計 15 部，另有朝鮮翻刻的漢籍刊本 3 部。

然而，這批 101 部的小學類圖書並非全部蒐自日本，有些是楊守敬原有的藏書，或者是從日本回來之後才陸續購入的書籍，但因楊守敬生前未能全數整理完畢，又無暇逐一註記，故實難細辨或區分何者為赴日所蒐，何者不是。根據筆者翻閱故宮藏書之後，認為有幾點可供辨識是否為楊守敬赴日期間所蒐書籍：

首先，凡經楊守敬過目整理，並確認係訪自日本的書籍，不論漢籍、和刻本還是朝鮮刻本，在卷端上幾乎都鈐有「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或者「星吾東瀛訪古記」、「楊惺吾東瀛所得祕極」等朱印。其中，舉凡和刻本或日本鈔本，書中除了有日本書坊的牌記、版權頁，或日人抄寫、藏印等痕跡可供辨識之外，多半會鈐有上述印記，因此判定訪自日本，自無疑慮。

其次，若是漢籍，且書中清楚鈐有上述「星吾海外訪得祕笈」等印，則可判定訪自日本無疑；若是無此鈐印，還可從書中是否有日人藏書章、手書題記或批校註語來做進一步確認，其書原藏於何人，經誰閱過，大抵可知。

最後，若是漢籍，且無該鈐印，亦無日人鈔寫、註記或批閱語，文中亦無楊守敬手跋，經翻閱《日本訪書志》、《日本訪書志補》、《日本訪書志續補》又未見著錄，其書中印記只有楊守敬習用「飛青閣藏書印」、「激素飛青閣藏書記」、「宜都楊氏藏書記」、「楊守敬印」等藏書印，那麼幾可證明此書非自日本訪得，而是楊氏原有藏書，或是回國之後才購得的書籍。

根據上述幾點判別故宮所藏觀海堂圖書，便可初步釐清這 101 部 548 冊的小學類圖書，包括訓詁 19 部、字書 50 部及韻書 32 部，究竟有多少部是蒐訪自日本，而又有多少部是楊守敬自己的藏書。以下表格是根據類別、年代，以及判別原則所為的統計結果，在 101 部中，蒐訪自日本的數量總計 59 部，超過半數，其中訓詁類 19 部之中，為日本訪得有 9 部，比例最低，佔 47%；字書次多，50 部之中有

26 部訪自日本，佔 52% 的比例；韻書則是 32 部有 24 部蒐自日本，佔 75% 的比例最高。

而蒐自日本的漢籍之中，元刻本有 12 部，明刻本有 15 部，清初刻本有 7 部，其他便是日本和刻本 11 部，朝鮮刻本 3 部，以及日本鈔本 11 部。從這個數字看來，楊守敬所藏元刊本全部蒐自日本，至於明刊本亦有一半以上來自日本，反而清代刻本或鈔本則多為原有或後來的藏書。這也讓我們看出，顯然楊守敬當初在日本購書之時，係以蒐購明朝以前的古籍為主要用意，尤其特別重視宋、元兩朝的書籍版本，此清楚呈現楊守敬受到明清藏書家對書籍版本與考證訓練的重視程度，因而確立蒐購的方向及目標。

表一 故宮觀海堂藏書之經部—小學類—訓詁列表

編號	小學類訓詁之屬／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1	埤雅 (宋)陸佃撰	明嘉靖二年(1523)王偉括 蒼刊本 故觀009437-009440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森氏	是
2	爾雅注疏 不著撰人(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明嘉靖間李元陽閩刊十三經 注疏本 故觀012859-012862	是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弘玄院文庫/好盒書庫	是
3	爾雅注疏 不著撰人(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明嘉靖間李元陽閩刊十三經 注疏本 故觀012941-012943	否	否	否
4	新刊爾雅翼 (宋)羅願撰 (明)畢效欽校	明嘉靖至隆慶間新安畢效欽 刊五雅之一 故觀009441-009445	否	否	否
5	駢雅七卷附音釋一卷 (明)朱謀瑋撰	明萬曆二十年(1592)豫章 朱氏原刊本 故觀009446	否	否	否
6	五雅(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逸雅)(宋)陸佃撰(明)葉自本重訂	明天啟六年(1608)武林郎 氏堂策檻刊本 故觀009447-009451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高取植村文庫	是
7	爾雅注疏 不著撰人(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明末熊九岳等校刊本 故觀009409-009411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森氏/松林文庫	是

編號	小學類訓詁之屬／ 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8	新刻埤雅 (宋)陸佃撰	明刊白口十一行本 故觀011778-011781	光緒十四年 (戊子)正月 楊守敬手書題 識	否	否
9	新刻釋名 (漢)劉熙撰 (明)畢效欽校	日本明曆二年(1656)京上 村次郎衛門刊本 故觀011777	楊守敬手書題 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10	埤雅 (宋)陸佃撰	清康熙庚辰(三十九年, 1700)常照顧棧如月樓刊本 故觀009433-009436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靜脩齋/伯起	是
11	釋名疏證 (漢)劉熙撰, (清)畢沅疏證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畢 氏經訓堂原刊本 故觀009423-009424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日本薩摩寺田氏圖書 記/讀杜草堂/森氏 /天下無雙/雙木園 /問津館	是
12	爾雅 不著撰人 (晉)郭璞注	清道光四年(1824)金陵陳 氏刊謬齋翻刻明景泰馬諒本 故觀009407-009408	否	否	否
13	爾雅 不著撰人 (晉)郭璞注	清咸豐間稽古樓刊十三經注 之一 (巾箱本) 故觀013003-013006	否	否	否
14	釋名疏證八卷續釋 名一卷補遺一卷 (漢)劉熙撰 (清)畢沅疏證	日本江戶間小島尚質鈔本 故觀009421-009422	日本明治四年 小島尚綱朱校 並題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15	說雅 (清)朱駿聲撰	清咸豐元年(1851)臨嘯閣 刊同治九年(1870)印本 故觀009529-009530	否	否	否
16	群經音辨 (宋)賈昌朝撰	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 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之 一) 故觀002151	否	否	否
17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 別國方言箋疏 (漢)揚雄撰 (晉)郭璞注 (清)錢繹箋疏	清光緒十六年(1890)仁和 王文韶紅蝠山房刊朱印校樣 本 故觀009415-009420	否	否	否

編號	小學類訓詁之屬／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18	輜軒使者絕代語釋 別國方言	清光緒十七年(1891)湘陰 郭氏思賢講舍校刊本 故觀009412-009414	否	否	否
19	爾雅 不著撰人 (晉)郭璞注	日本明治間影鈔南宋國子監 本 故觀011774-011776	楊守敬手書題 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表二 故宮觀海堂藏書之經部—小學類—字書列表

編號	小學類字書之屬／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1	大廣益會玉篇 (梁)顧野王撰 (唐)孫強增補 (宋)陳彭年等重 修	元至正丙申(十六年, 1356)翠巖精舍刊本 故觀000769-000772	光緒七年楊守 敬手書題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掖齋/千手千眼大士 璽寶/江戶下谷金福 壽寺藏書不許買賣/ 湯島狩谷氏求古樓圖 書記/狩谷望之	是
2	大廣益會玉篇	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 1366)南山書院刊本 故觀000773-000779	光緒十年楊守 敬手書題識 (紅格紙)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赤龍館印	是
3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 卷附廣韻指南一卷	明永樂十四年(1416)朱氏 與畊書堂刊本 故觀009538-009539 「永樂丙申刊行」牌記	否	否	否
4	大廣益會玉篇	明初建刊黑口本 故觀000785-000787	光緒十年楊守 敬手書題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5	大廣益會玉篇(存 六卷)	明宣德六年(1431)清江書 堂刊本 故觀009537 「宣德辛亥孟冬/清江書堂 新蔡」牌記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和州五條小林氏圖書	是
6	大廣益會玉篇	明建安鄭氏宗文堂刊本 故觀000780-000784	光緒九年楊守 敬手書題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新宮城書藏	是
7	重刊許氏說文解字 五音韻譜 (宋)李燾重編	明嘉靖七年(1528)刊本 故觀004032-004037	否	否	否

編號	小學類字書之屬／ 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8	說文解字五音韻譜 (宋)李燾重編	明萬曆戊戌(三十六年, 1608)陳大科刊本 故觀004038-004045	否	高取植村文庫(此書 無「星吾海外訪得祕 笈」印)	是
9	漢隸字源(存一 卷) (宋)婁機撰	明刊黑口本 故觀000813	否	否	否
10	漢隸字源 (宋)婁機撰	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閣覆宋刊 本 故觀003121-003126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不忍文庫(屋代弘 賢)	是
11	漢隸字源 (宋)婁機撰	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閣覆宋刊 本 故觀009553-009558	否	否	否
12	大廣益會玉篇	日本寬永年間覆刊慶長本 故觀009532-009536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13	正字通 (明)張自烈撰	清康熙十年(1671)張氏弘 文書院刊本 故觀003164-003203	否	妙野氏圖書印	是
14	班馬字類 (宋)婁機撰	清康熙間揚州馬氏叢書樓刊 本 故觀003127-003131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15	班馬字類 (宋)婁機撰	清康熙間揚州馬氏叢書樓刊 本 故觀003132-003133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讀杜草堂/天下無雙 /有造館記/東京溜 池靈南街第六號讀杜 草堂主人寺田盛業印 記	是
16	字通 (宋)李從周撰	清乾隆辛丑(四十六年, 1781)黃戊影宋鈔本(巾箱 本) 故觀003134	否	森氏	是
17	六書故三十三卷附 通釋一卷 (元)戴侗撰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李 鼎元刊本 故觀003135-003150	否	否	否
18	說文新附考六卷續 考一卷 (清)鈕樹玉撰	清嘉慶六年(1801)鈕氏非 石居刊本 故觀010472-010473	否	否	否

編號	小學類字書之屬／ 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19	新撰字鏡 (日本)釋昌住撰	日本文化二年(1805)鶴岡 冬蔭抄本 故觀003217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20	說文解字 (東漢)許慎 (宋)徐鉉校定	清嘉慶十四年(1809)陽湖 孫星衍仿宋刊本 故觀009452-009455	否	否	否
21	隸韻十卷附碑目一卷 碑目考證一卷 隸韻考證一卷 (宋)劉球撰 (清)翁方綱考證	清嘉慶十五年(1810)江都 秦氏刊本 故觀004052-004059	否	否	否
22	說文解字三十卷部 目分韻一卷六書音 韻表五卷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	清嘉慶二十年(1815)金壇 段氏經韻樓刊本 故觀010453-010468	否	否	否
23	說文解字(存十七 卷,缺卷三至 十五)	清嘉慶二十年(1815)金壇 段氏經韻樓刊本 故觀009464-009471	否	否	否
24	段氏說文注訂 (清)鈕樹玉撰	清道光四年(1824)蘇州刊 本 故觀010470-010471	否	否	否
25	玉篇(存四卷) (梁)顧野王撰	日本天保六年(1835)田澤 仲舒影鈔唐平安寫本 故觀009540-009544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26	真本玉篇水部 一卷 (梁)顧野王撰	日本江戶年間(1603- 1867)影石山寺藏舊鈔本 故觀009546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小島氏圖書記	是
27	景祐天竺字源 (宋)釋惟淨等集	日本江戶時代(1603- 1867)鈔本 故觀001015-001019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效梵書院藏本/蒼菴 林藏/淺草門外福井 之坊覺吽蘭若圓明驗 院	是
28	篆隸萬象名義 (日本)釋空海編	日本江戶間(1603-1867) 影鈔高山寺藏永久二年 (1114)鈔本 故觀001006-001013 書末有源弘賢題識	光緒九年秋八 月楊守敬記于 東京使館之手 跋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楊惺吾東瀛所得祕極	是

編號	小學類字書之屬／ 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29	篆隸萬象名義 (日本)釋空海編	日本江戶間(1603-1867) 影鈔高山寺藏永久二年鈔本 故觀001031-001036 書末有源弘賢題識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森氏開萬冊府之記	是
30	篆隸萬象名義(存 四卷,卷十五至 十八) (日本)釋空海編	日本江戶間摹寫高山寺藏本 (案:疑非日本江戶間而為 清光緒間) 故觀003204	否	否	否
31	說文解字韻譜 (南唐)徐鍇撰	清同治三年(1864)吳縣馮 桂芬校刊本 故觀004046-004047	否	否	否
32	草字彙不分卷 (清)石梁撰	清同治五年(1866)中湘周 元滋桂園刊本 故觀009132-009135	否	否	否
33	說文通訓定聲 十八卷分部東韻一 卷 (清)朱駿聲撰	清咸豐元年(1851)臨嘯閣 刊同治九年(1870)印本 故觀009504-009528	否	否	否
34	說文解字通釋四十 卷附校勘記三卷 (南唐)徐鍇撰	清光緒元年(1875)川東姚 覲元重刊道光本 故觀009456-009463	否	否	否
35	玉篇(存一卷) (梁)顧野王撰	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薰 山得能良介刊本(封面朱色 表紙) 故觀009545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36	汗簡 (後周)郭忠恕撰	清光緒乙酉(十一年, 1885)吳縣朱氏槐廬家塾刊 本 故觀009547-009548	否	否	否
37	說文古籍補十四卷 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清)吳大澂撰	清光緒十二年(1886)點石 齋石印巾箱本 故觀004050-004051	否	否	否
38	(大廣益會)玉篇	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 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之一 故觀002156-002158	否	否	否
39	佩鱗不分卷 (後周)郭忠恕撰	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 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之一 故觀002155	否	否	否

編號	小學類字書之屬／ 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40	字鑑 (元) 李文仲撰	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 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之一 故觀002154	否	否	否
41	汗簡箋正 (後周) 郭忠恕撰 (清) 鄭珍箋正	清光緒十五年(1889)廣雅 書局刊本 故觀009549-009552	否	否	否
42	說文韻譜校 (南唐) 徐鍇撰	清光緒十六年(1890)濰縣 劉氏素心琴室刊本 故觀004048-004049	否	否	否
43	新撰字鏡 (日本) 釋昌住撰	日本明治初(1868-1912) 影寫天治元年(1124)鈔本 故觀011782-011793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44	新撰字鏡 (日本) 釋昌住撰	原著錄作「日本安政乙卯 (二年) 傳錄天治年間鈔 本」應更正為「清光緒間楊 守敬影寫日本安政四年傳錄 天治間鈔本」(書中有福建 紙廠印) 故觀003205-003216	否	否	否
45	龍龕手鑑 (遼) 釋行均撰	朝鮮翻刊明嘉靖四十二年 (1563) 高德山歸真寺本 故觀003151-003157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向黃邨珍藏印／養安 院	是
46	龍龕手鑑 (遼) 釋行均撰	清張丹鳴虛竹齋刊本 故觀003158-003163	否	黑川藏圖書記	是
47	纂圖附音集註千字 文 (梁) 周興嗣撰	日本舊鈔本 故觀004103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蜂岡福生院	是
48	纂圖附音增廣古注 千字文 (梁) 周興嗣撰	日本刊本 故觀004104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49	新板增廣附音釋文 千字文註 (梁) 周興嗣撰/ 李選注	日本刊本 故觀004105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向黃邨珍藏印／小島 氏圖書記／尚質之印	是
50	字鑑 (元) 李文仲撰	日本舊鈔本 故觀004106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表三 故宮觀海堂藏書之經部—小學類—韻書列表

編號	小學類韻書之屬／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1	新彫改併音集韻 (金)韓道昭	元至元己丑(二十六年, 1289)琴臺張仁刊本 故觀000838-000843	日本淺野長祚 手書題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淺野源氏五萬卷樓圖 書之記/彤函翠蘊	是
2	改併五音類聚四聲 篇 (金)韓道昭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張 仁刊本 故觀000854-000861	日本天保十五年 淺野長祚手 書題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淺野源氏五萬卷樓圖 書之記/彤函翠蘊	是
3	廣韻 不著撰人	元至順庚午(元年, 1330) 敏德堂刊本 故觀000793-000797 「至順庚午敏德堂刊」牌記	光緒九年夏五 月宜都楊守敬 記(紅格紙)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永昌圖書/讀杜草堂	是
4	增修五注禮部韻略 (存三卷) (宋)毛晃、毛居 正增注	元至正甲申(四年, 1344) 余氏勤德堂刊本 故觀000814-000816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5	增修五注禮部韻略 (宋)毛晃增注 毛居正重增	元至正乙未(十五年, 1355)日新書堂刊本 故觀000798-000802 「至正乙未仲夏日新書堂重 刊」牌記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向黃邨珍藏印	是
6	增修五注禮部韻略 (宋)毛晃增注 毛居正重增	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 1366)刊本 故觀000803-000807 「太歲丙午秀岩書堂重刊」 牌記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妙足院文庫/讀杜草 堂	是
7	廣韻 不著撰人	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 1366)南山書院刊本 故觀000788-000792 「至正丙午菊節南山書院刊 行」牌記	光緒九年秋八 月楊守敬手書 題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江戶市野光彥藏書記 /杉恆穆珍藏記	是
8	廣韻 不著撰人	元余氏勤德堂刊本 故觀000844-000848 「余氏勤德書堂鼎新刊行」 牌記	光緒十年楊守 敬手書題識 (紅格紙)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淺野源氏五萬卷樓圖 書之記/彤函翠蘊	是
9	魁本排字通併禮部 韻注 不著撰人	元刊本 故觀000849-000853	楊守敬手書 題識(紅格 紙);日本天 保甲辰長祚氏 手跋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淺野源氏五萬卷樓圖 書之記/讀杜草堂	是

編號	小學類韻書之屬／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10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附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一卷 (元)黃公紹撰 熊忠舉要	元刊本 故觀000555-000585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真常院	是
11	增修五注禮部韻略 (宋)毛晃增注 毛居正重增	日本南北朝間(1335-1392)翻刊元至正十五年(1355)日新書堂本 故觀000808-000812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12	古今韻會舉要 (元)黃公紹撰 熊忠舉要	日本慶長間(1596-1614) 活字本 故觀003992-004006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13	廣韻 不著撰人	明永樂甲辰(二十二年, 1424)廣成書堂刊本 故觀011794-011798 「永樂甲辰良月廣成書堂新 栞」牌記	清光緒八年楊 守敬手書題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多紀氏藏書印(丹波 元堅)	是
14	廣韻 不著撰人	明宣德六年(1431)清江書 堂刊本 故觀003974-003978 「宣德辛亥孟冬清江書堂新 栞」牌記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15	增修五注禮部韻略 (宋)毛晃增注 毛居正重增	明初覆元刊本補配日本南北 朝間刊本 故觀003979-003983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16	排字禮部韻略五卷 新編直音禮部玉篇 二十卷 (明)黃從兄校勘	明天順八年(1464)朝鮮刊 本 故觀003984-003986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17	經史通用古今直音 (明)邵真人編	明成化八年(1472)刊本 故觀004107-004110	否	小島氏圖書記／光林 寺藏	是
18	廣韻 不著撰人	明弘治辛酉(十四年, 1501)劉氏文明書堂刊本 故觀011799-011803 「弘治辛酉劉氏文明書堂新 刊」牌記	光緒八年十月 楊守敬手書題 記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讀杜草堂	是

編號	小學類韻書之屬／ 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19	韻鏡 (宋)張麟之撰	日本享祿元年(1528)翻刊 宋慶元三年本 故觀003990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20	古今韻會舉要 (元)黃公紹撰 熊忠舉要	日本應永五年(1398)覆元 刊本 故觀004007-004021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西莊文庫／天下無雙	是
21	新鐫校正增切大藏 直音 (明)黃道周編	明崇禎十三年(1640)黎光 堂刊本 故觀004111-004112	否	尚舍源忠房／文庫 (松平忠房)	是
22	韻鏡 (宋)張麟之撰	日本寬永十八年(1641)覆 刻享祿本 故觀003989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23	韻鏡 (宋)張麟之撰	日本寬永間(1624-1643) 活字本 故觀003991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是
24	廣韻 不著撰人 (宋)陳彭年等重 修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吳 邵張士俊刊澤存堂五種本 故觀003969-003973	否	否(鈐「鄰蘇老人」 印)	否
25	聲韻考 (清)戴震撰	清乾隆丁酉(四十二年, 1777)金壇段氏刊經韻樓叢 書本 故觀010469	否	否	否
26	選集漢印分韻二卷 續集漢印分韻二卷 (清)袁日省輯/ 謝景卿摹	清嘉慶二年(1797)南海謝 氏漱藝堂刊本 故觀009170-009173	否	否	否
27	音學十書(先秦韻 讀、群經韻讀、 詩經韻讀、楚辭韻 讀)(清)江有誥 撰	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刊 本 故觀004060-004064	否	否	否
28	古韻發明不分卷附 切字肆考一卷 (清)張畊撰	清道光六年(1826)藤陽張 氏芸心堂刊本 故觀004099-004102	否	否	否

編號	小學類韻書之屬／書名／作者	版本項／統一編號 (據版本年代先後排列)	書上有楊守敬 或日人 手書題記	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 祕笈或日人鈐印	是否 赴日 所蒐
29	古今韻準 (清)朱駿聲撰	清咸豐元年(1851)臨嘯閣 刊同治九年(1870)印本 故觀009531	否	否	否
30	廣韻 不著撰人(宋)陳 彭年等重修	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 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之一 故觀002152-002153	否	否	否
31	古今韻會舉要 (元)黃公紹撰 熊忠舉要	朝鮮覆元刊本 故觀004022-004031	否	星吾海外訪得祕笈／ 向黃邨珍藏印／小島 氏圖書記	是
32	集韻校勘記 (清)馬釗撰	舊鈔本(精鈔本) 清同治紀元(1862)四月陳 奐書寫 故觀003987-003988	否	否	否

表四 故宮觀海堂藏書之經部小學類書籍統計表

類別／ 版本	元刊本	明刊本	清刊本	日本刊本	朝鮮刊本	寫本或 其他	訪自日本 ／總數	訪自日本 比例
訓詁	0	8	8	1	0	2	9／19	47%
字書	2	9	22	4	1	12	26／50	52%
韻書	10	6	7	6	2	1	24／32	76%
總計	12	23	37	11	3	15	59／101	58%

由於楊守敬自幼科考，熟讀四書五經，又嗜金石碑帖文字，對於字書、韻書及訓詁之學的理解，比一般人更為熟悉，故在赴日訪書期間，基於對書籍版本的注重，使得他無形中積累不少珍貴宋、元、明等朝漢籍，加上廣蒐日本及朝鮮影鈔、覆刊的漢籍本子，更匯聚了豐富的蒐書成果。以下針對故宮典藏楊守敬所蒐小學類圖書的成果，分成下列幾點討論：

(一) 透過覆刊或影鈔保存珍罕的唐、宋朝寫刻本

根據《清客筆話》記載，楊守敬多次向森立之詢問《玉篇》及《廣韻》二部書。雖然最後未能訪得這二部書的宋刊本，但在他鏗而不捨的努力下，加以在駐日公使黎庶昌的支持下，其後藉由黎庶昌駐日公使的身分，向日人柏木探古借得家

中珍藏的南朝梁顧野王《玉篇》殘卷（原第十八卷後半，自放部至方部）的唐人寫本，再借得柏本探古影鈔自原藏於日本京都高山寺、東大寺、崇蘭館、佐佐木宗四郎家收藏的《玉篇》唐人寫本（殘卷三），⁴²最後以西洋影照法刻入《古逸叢書》之中。書一刻成，在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的幫助下，又從京都的高山寺借得系部前半卷以合併之，並據此重新鑄刻成完整的四卷。⁴³

這部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人寫本一出，雖僅是殘卷，但卻對清末至近代研究古代字書發展源流的影響甚鉅。在楊守敬未訪得原本《玉篇》以前，清朝文人雖知道南朝梁顧野王奉敕編纂《玉篇》，⁴⁴其後經過唐人孫強增字減注成三十卷；與此同時，還有唐僧釋慧力及道士趙利正等人增刪顧氏之書，進一步解釋文字，自成一書，但卻與顧野王的原本、孫強增字本不相為涉。到了宋代以後，陳彭年、吳銳等人奉敕重新編纂《玉篇》，因為是在唐孫強本的基礎上大幅增字而成，故最後定名為《大廣益會玉篇》，從此取代唐孫強本而流傳迄今，成為最為普及且影響深遠的傳世之本。

換言之，在楊守敬覆刻顧野王《玉篇》殘卷之前，清初以前的藏書家只見過宋陳彭年等人敕編的《大廣益會玉篇》，故將其視為最早的版本，卻幾無人未見更早的顧野王《玉篇》原本及孫強的增字本；而在《玉篇》殘卷發現之後，不僅證實除了宋本的《大廣益會玉篇》之外，還有更早的唐人寫本。自此之後，凡研究字書的後代學者們，便將顧野王《玉篇》殘卷稱為「原本《玉篇》」，而有別於被稱為「今本《玉篇》」的《大廣益會玉篇》。此意謂著楊守敬覆刊的《玉篇》殘卷的可信度不但已得到多數文字學家的認同，更因而引起廣泛的討論與研究，其貢獻實不可謂不大。⁴⁵

42 原書現存於日本早稻田大學。1915年，古文字學家羅振玉東遊日本時於早稻田大學文庫得見卷子本。見羅振玉，《羅本玉篇殘卷》，轉引自常耀華，〈《玉篇》版本源流考述〉，《平頂山師專學報》，9卷1期（1994），頁90-92。

43 見清光緒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十一月黎庶昌〈書原本玉篇後〉，及光緒十年（1884）正月楊守敬書末題記，收入《古逸叢書》之《原本玉篇零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4 南朝梁顧野王（519-581），字希馮，吳郡吳縣人。根據（唐）姚思廉，《梁書·蕭子顯傳》記載：「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于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由於顧野王時任太學博士，遂奉敕編纂《玉篇》。《玉篇》編纂體例，仿自《說文》，但對部目有所增刪，部次亦有調整。

45 在原本《玉篇》出現之前，近代學者多半以今本《玉篇》為研究對象，然待黎庶昌、楊守敬帶回梁顧野王原本《玉篇》的覆刻本之後，便有許多文字學界或版本學界投入這方面的研究。像是專書有（日）岡井慎吾，《玉篇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33）、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孔仲溫，《玉篇俗字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4）等書，皆是以在日本發現的原本《玉篇》做為研究對象。

此外，楊守敬還運用書法臨摹或碑拓摹刻時所使用的雙鉤描摹技法，以此影鈔南宋刊本的訓詁學著作《爾雅》。雖然從《日本訪書志》記載看來，楊守敬在影鈔時所使用的底本，是日本明治年間影鈔自南宋刊本《爾雅》的翻刻本，⁴⁶然其行款、字數及文字內容，經比對過故宮原藏南宋國子監刊本《爾雅》之後，發現幾悉同原刊本，惟日本明治間影鈔本的版匡及版心並未補描，而字體粗細間則稍有差異，餘則不相上下。⁴⁷之後，楊守敬因有感於此書珍罕難得，恐有生之年難以再見，遂力薦此書覆刻入《古逸叢書》，冀能保留宋刊《爾雅》的原貌，同時亦將日本明治間影鈔本《爾雅》保留下來，不但利用影鈔、覆刊使得版本多元呈現，同時還使後人知其版本源流，為書籍流通歷程留下最好的文化見證。

（二）蒐訪珍罕的元刊漢籍，輔以牌記考察刻書風格

根據統計結果，故宮所藏楊守敬的小學類圖書之中，年代最古老的版本為元刊本，總計有十二部，均是從日本蒐訪回來的。這十二部包括字書二部，韻書十部，其中「字書」為元至正十六年（1356）翠巖精舍刊本的《大廣益會玉篇》、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山書院刊本的《大廣益會玉篇》；「韻書」為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琴臺張仁刊本的《新彫改併音集韻》、《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元至順元年（1330）敏德堂刊本《廣韻》、元至正四年（1344）余氏勤德堂刊本、元至正十五年（1355）日新書堂刊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及至正二十六年秀岩書堂重刊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山書院刊本的《廣韻》、元余氏勤德堂刊《廣韻》；以及元刊本《魁本排字通併禮部韻注》、元刊本《古今韻會舉要》。

這十二部從日本蒐訪回來的元刊本，在元朝一百六十二年的統治期間，分別刊刻於三個不同皇帝在位期間，即元世祖至元年間（1280-1294）、元文宗至順年間（1330-1332），以及元順帝至正年間（1341-1367）。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元刊本，書中皆有刊刻地之牌記。這些書分別是元至順元年（1330）敏德堂刊本《廣韻》、元至正十五年（1355）日新書堂刊本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元至正十六年（1356）翠巖精舍刊本的《大廣益會玉篇》、至正二十六年秀岩書堂重刊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山書院刊本的《大廣益會

46 根據《日本訪書志》卷三《爾雅》記載：「此書據松崎明復云：是日本室町氏所刻，原本尚存東京高階氏。余嘗于黑田某所見之，果是日本重翻，字體校影鈔殊肥，黑田告余云：『日本今存僅此一本。』」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8冊，頁75。

47 關於此段比對，可參見筆者，〈清末中日文人對影鈔及覆刻漢籍的主張——以楊守敬《古逸叢書》成書過程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7卷4期（2010年夏季），頁136-138。

玉篇》及《廣韻》以及元代余氏勤德堂刊本《廣韻》。經逐一檢視原書牌記，發現幾無剝改痕跡，意即這幾部元刊本並無後人偽造的情況，可信度應是極高。因此，在綜合考察版本來源及版刻特色後，經確認無誤後，便可以透過書中牌記初步判斷該版本具體的刊刻時間或地點，進而分辨不同時期或地點之刻書風格的細微差異，並以此風格對照刻書時代相近、較難以辨識的元末或明代刻本，則可以更清楚認識元刻本的版刻特色及時代風格。

（三）廣納朝鮮刻本與和刻本，呈現漢籍流通的域外途徑

楊守敬在蒐書過程中，除了購買熟悉的漢籍之外，有時亦因緣際會收到朝鮮翻刻漢籍的刊本與和刻本。以小學類圖書為例，朝鮮刊刻的本子有3部，分別是：朝鮮覆元刊本《古今韻會舉要》、明天順八年（1464）朝鮮刊本《排字禮部韻略新編直音禮部玉篇》，以及朝鮮翻刊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高德山歸真寺本《龍龕手鑑》。

至於日本根據漢籍重新翻刻的和刻本，則因佔蒐購的地利之便，數量多達11部，分別為：日本南北朝間（1335-1392）翻刊元至正十五年（1355）日新書堂本《增修互註禮部韻略》、應永五年（1398）覆元刊本的《古今韻會舉要》、享祿元年（1528）翻刊宋慶元三年（1197）本《韻鏡》、慶長間（1596-1614）活字本《古今韻會舉要》、寬永十八年（1641）覆刻享祿本《韻鏡》、寬永間（1624-1643）活字本《韻鏡》、寬永年間覆刊慶長本《大廣益會玉篇》、明曆二年（1656）上村次郎衛門刊本《新刻釋名》、明治十六年（1883）薰山得能良介刊本《玉篇》殘卷、日本刊本《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新板增廣附音釋文千字文註》。

其中年代最早的和刻本是日本南北朝時代（1336-1392）刻本的《增修互註禮部韻略》，相當於中國元朝的晚期，從版本價值而論，此書年代甚古，同時可與元刊本就其版式、行款及字體加以比對，進而觀察中日書籍流傳過程中的轉變。

由於漢籍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甚早，相傳早在四、五世紀左右已經有儒家經典傳入朝鮮半島的百濟；⁴⁸然而，直到高麗時期才有翻刻漢籍的記載，當時顯宗（1010-1031）下令翻刻《大藏經》，靖宗（1035-1046）刊刻《兩漢書》、《唐書》、

48 見柳承國，《韓國儒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李甦平，〈以韓國三國時代儒學詮釋東亞文化圈〉，收入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以及鞏本棟，〈東亞視野下的宋代文學史料研究〉，《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4卷2期（2007年12月），頁241-268。

《禮記正義》、《毛詩正義》等書；到了文宗年間（1047-1082），取祕閣所藏漢籍刊印數量更多，舉凡《九經》、《漢（書）》、《晉（書）》、《唐書》、《論語》等書，顯示當時高麗時期迄至朝鮮時期刊刻漢籍事業的興盛。⁴⁹ 雖未有翻刻小學類圖書的文獻記載，但透過楊守敬赴日購得翻刻自元代或明代的朝鮮刻本，仍可得知小學類漢籍在朝鮮被翻刻出版，及其流傳至日本的歷史事實。

至於日本將中國傳入的漢籍刊刻成和刻本的原因，根據近代日本學者大庭脩的推測，主要是為了因應閱讀漢籍的讀者需求而產生的，在日本印刷術尚未盛行之前，像是奈良時代，便是以寫本為主，僅有少數佛經才會以雕版印製。⁵⁰ 因此，中國的小學類漢籍傳入日本之後，經重新整理印成和刻本，則意謂著有固定的讀者群及穩定的市場需求。此點還可以在故宮所藏《篆隸萬象名義》書末有日人源弘賢的題識中得到印證，根據題識內容：

弘賢嘗讀弘法大師作書目錄，有《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而不知其存亡。余固勤於小學，求之有年于茲矣。⁵¹

顯見日人勤於閱讀小學類圖書的原因之一，亦有可能與佛經閱讀的需求有關。這是一個有趣的議題，對於中國文人而言，小學類書籍包含的文字、聲韻、訓詁等書，不僅僅代表中國語言文字的發展歷程，更重要的是，宋代以後的科舉考試都由官方指定小學類用書的標準本，更是文人應考必備的工具書。若相較於中國有科舉考試的應試需要，但日本並沒有此種考試科目的供需背景，然而中國的小學類書籍在日本卻有一定的市場需求，這不僅令人好奇，閱讀或使用這類書籍的日本讀者群是否就是專門研究佛經的日本僧人、文人，或亦有因應漢詩創作或漢文研究需要而必須使用中國韻書的日人文人們呢？這也是研究中日書籍流通課題裏甚少被人注意，卻是值得再深入討論的議題。

49 見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術對亞洲各國與非洲、歐洲的影響〉，收入氏著，《中國印刷史》下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682。

50 見王勇、大庭脩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頁95。

51 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日本舊鈔本《篆隸萬象名義》第三十卷書末識語。（日本）釋空海編，《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日本江戶間（1603-1867）影鈔高山寺藏永久二年（1114）鈔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書中有日人源弘賢及近人楊守敬手書題識；另外，亦可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四，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8冊，頁115。

結 語

對於楊守敬而言，由於他自幼並無受過醫學背景的訓練，之所以在日本蒐購到大量的漢籍醫書，一來是基於對漢籍的深厚情感，加以見到坊肆裏多是日人所拋售的醫籍，以往甚為少見；二來則是因為日本友人森立之的介紹而蒐購到不少喜多村氏、多紀氏、澀江氏、小島氏等醫學家所藏醫書，卻不料反而成為返國行囊中最為豐富的一類書籍。此一方面與自古以來的日本醫家深喜蒐漢籍醫書密切相關；⁵² 另一方面，楊守敬認為「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為多。」⁵³ 故其囊篋蒐羅醫書之富，若以「無心插柳柳成蔭」稱之，實不為過。

然若視楊守敬早年求學與應考過程中，最常接觸且最熟悉的書籍則莫過於小學類圖書，因此他在赴日期間積極蒐羅，當是合情合理，此種積極蒐書用心更因此得到許多珍貴善本。然而，最終的蒐書成果是否符合楊守敬原先期待，我想答案除了楊守敬自己，恐怕其他人是難以置喙的。但經過本文的研究發現，對於楊守敬個人而言，他在整理藏書的過程中，認為從版本及數量上而言，醫家類圖書不論是在宋、元版本的質與量，都是最精良、最豐富的一批圖書，其次為小學類圖書；然而，經筆者比對故宮楊守敬的藏書之後，或許確如楊守敬所認知的，醫家類圖書在版本及數量上均名列第一，然稍有不同的是，小學類圖書的版本雖亦極佳，但是在數量上顯然遠不及其他類別的圖書。對照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所列小學類圖書僅有 38 部，佔總數 236 部之中，僅 16% 的比例，況且其中還包含數部釋家類的佛經，因被楊守敬視為小學類之淵藪，故亦納入。

由此看來，楊守敬所說「大抵醫書類為多，小學類次之」的說法，與其說是蒐集的小學類圖書數量僅次於醫家類，倒不如說是楊守敬在整理爬梳赴日期間所蒐書籍時，連同自己對小學類圖書的蒐書期待、版本價值，以及圖書數量都一併納入考量。對於楊守敬而言，小學類圖書既是他最熟悉與了解的圖書類別之一，又因確實蒐羅到珍貴的元、明刊本，再加上將釋家類《一切經音義》等書視為「小學之淵

52 日人收藏漢籍的種類及多寡，也間接決定了晚清文人楊守敬能夠蒐到什麼樣的書籍。明胡宗憲在《籌海圖編》卷二「倭好」項下提到古書，指出：「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忽《孟子》；重佛經，無道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可見醫書對日人而言是必買的重要圖書，其次才是四書五經。（明）胡宗憲，《籌海圖編》十三卷，收入《欽定四庫全書》（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3 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 8 冊，頁 27。

藪，一部傳而漢、唐文字、音韻之書，皆得以見崖略。」⁵⁴ 故從數量上來說，原藏小學類圖書已經不少，若再加入部分卷帙浩繁的釋家類，確實符合楊守敬對小學類圖書的理想期待，使得這批圖書成為楊守敬赴日期間「有心摘花花亦開」的重要蒐書成果。

〔後記〕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2年11月9日至13日由廣州中山大學舉辦的「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錄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首先感謝廣州中山大學特聘專家沈津教授，以及臺北大學王國良教授、盧錦堂教授、劉寧慧教授的鼓勵；再者，評論人臺灣大學張寶三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嚴佐之教授、北京大學姚伯岳教授於會中提供的建議，為本文於修改期間提供了實質的幫助。最後，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此外，本文在刊登前夕，因執行102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為NSC102-2410-H-136-003）而得以修正文章部分疏漏，特此謹申謝忱。

54 見（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云：「若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釋希麟《續一切音義》十卷，此小學之淵藪，一部傳而漢、唐文字、音韻之書，皆得以見崖略。願卷帙浩繁，力不能贍，世之高瞻遠矚者，或亦有取於斯。」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8冊，頁29。

引用書目

一、古籍文獻

- 著者不詳，(晉)郭璞注，《爾雅》三卷，清咸豐間稽古樓刊十三經注之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晉)郭璞注，《爾雅》三卷，日本明治間影鈔南宋國子監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晉)郭璞注，《爾雅》三卷，清道光四年(1824)金陵陳氏刊謬齋翻刻明景泰馬諒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十一卷，明嘉靖間李元陽閩刊十三經注疏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十一卷，明末熊九岳等校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廣韻》五卷，元至順庚午(元年，1330)敏德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廣韻》五卷，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1366)南山書院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廣韻》五卷，元余氏勤德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廣韻》五卷，明永樂甲辰(二十二年，1424)廣成書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廣韻》五卷，明宣德六年(1431)清江書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廣韻》五卷，明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劉氏文明書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五卷，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吳邵張士俊刊澤存堂五種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五卷，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著者不詳，《魁本排字通併禮部韻注》五卷，元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許慎，(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清嘉慶十四年(1809)陽湖孫星衍仿宋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三十卷《部目分韻》一卷《六書音韻表》五卷，清嘉慶二十年(1815)金壇段氏經韻樓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存十七卷，清嘉慶二十年(1815)金壇段氏經韻樓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許慎撰，(宋)李燾重編，《重刊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二卷，明嘉靖七年(1528)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許慎撰，(宋)李燾重編，《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二卷，明萬曆戊戌(三十六年，1608)陳大科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揚雄撰，(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箋疏》十三卷，清光緒十七年(1891)湘陰郭氏思賢講舍校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揚雄撰，(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箋疏》十三卷，清光緒十六年(1890)仁和王文韶紅蝠山房刊朱印校樣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劉熙撰，(明)畢效欽校，《新刻釋名》八卷，日本明曆二年(1656)京上村次郎衛門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畢氏經訓堂原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八卷《續釋名》一卷《補遺》一卷，日本江戶間小島尚質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周興嗣撰，《纂圖附音集註千字文》一卷，日本舊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周興嗣撰，《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一卷，日本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周興嗣撰，李邏注，《新板增廣附音釋文千字文註》一卷，日本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玉篇》存四卷，日本天保六年(1835)田澤仲舒影鈔唐平安寫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真本《玉篇》水部存一卷，日本江戶年間(1603-1867)影石山寺藏舊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玉篇》存一卷，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薰山得能良介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元至正丙申(十六年，1356)翠巖精舍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1366)南山書院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附《廣韻指南》一卷，明永樂十四年(1416)朱氏與畊書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明初建刊黑口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存六卷，明宣德

- 六年（1431）清江書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明建安鄭氏宗文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清光緒十四年上海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之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日本寬永年間覆刊慶長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南唐）徐鍇撰，《說文解字韻譜》十卷，清同治三年（1864）吳縣馮桂芬校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南唐）徐鍇撰，《說文韻譜校》五卷，清光緒十六年（1890）濰縣劉氏素心琴室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南唐）徐鍇撰，《說文解字通釋》四十卷附《校勘記》三卷，清光緒元年（1875）川東姚觀元重刊道光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後周）郭忠恕撰，《汗簡》七卷，清光緒乙酉（十一年，1885）吳縣朱氏槐廬家塾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後周）郭忠恕撰，（清）鄭珍箋正，《汗簡箋正》七卷，清光緒十五年（1889）廣雅書局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後周）郭忠恕撰，《佩觿》不分卷，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之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毛晃、毛居正增注，《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存三卷，元至正甲申（四年，1344）余氏勤德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毛晃、毛居正增注，《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元至正乙未（十五年，1355）日新書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毛晃、毛居正增注，《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1366）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毛晃、毛居正增注，《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日本南北朝間（1335-1392）翻刊元至正十五年（1355）日新書堂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毛晃、毛居正增注，《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明初覆元刊本補配日本南北朝間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賈昌朝撰，《群經音辨》七卷，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之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陸佃撰，《埤雅》，明嘉靖二年（1523）王俸括蒼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陸佃撰，（明）葉自本重訂，《五雅》，明天啟六年（1608）武林郎氏堂策檻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陸佃撰，《埤雅》，清康熙庚辰（三十九年，1700）常照顧棧如月樓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羅願撰，(明)畢效欽校，《新刊爾雅翼》，明嘉靖至隆慶間新安畢效欽刊五雅之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婁機撰，《漢隸字源》六卷，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閣覆宋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婁機撰，《漢隸字源》存一卷，明刊黑口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婁機撰，《班馬字類》五卷，清康熙間揚州馬氏叢書樓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劉球編，(清)秦恩復校刊、(清)翁方綱攷證，《隸韻》十卷附《碑目攷證》一卷《隸韻攷證》一卷，清嘉慶十五年（1810）江都秦氏重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張麟之撰，《韻鏡》一卷，日本享祿元年（1528）翻刊宋慶元三年（1197）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張麟之撰，《韻鏡》一卷，日本寬永十八年（1641）覆刻享祿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張麟之撰，《韻鏡》一卷，日本寬永間（1624-1643）活字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釋惟淨等集，《景祐天竺字源》，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李從周撰，《字通》一卷，清乾隆辛丑（四十六年，1781）黃戊影宋鈔本（巾箱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遼)釋行均撰，《龍龕手鑑》四卷，朝鮮翻刊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高德山歸真寺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遼)釋行均撰，《龍龕手鑑》四卷，清張丹鳴虛竹齋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金)韓道昭撰，《新彫改併音集韻》十五卷，元至元己丑（二十六年，1289）琴臺張仁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金)韓道昭撰，《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十五卷，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張仁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元)黃公紹撰，熊忠舉要，《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附《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一卷，元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元)黃公紹撰，熊忠舉要，《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日本慶長間（1596-1614）活字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元)黃公紹撰，熊忠舉要，《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日本應永五年（1398）覆元刊本，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元) 黃公紹撰，熊忠舉要，《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朝鮮覆元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元) 戴侗撰，《六書故》三十三卷附《通釋》一卷，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李鼎元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元) 李文仲撰，字鑑五卷，清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之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元) 李文仲撰，《字鑑》五卷，日本舊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明) 黃從兄校勘，《排字禮部韻略》五卷《新編直音禮部玉篇》二十卷，明天順八年（1464）朝鮮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明) 黃道周編，《新鐫校正增切大藏直音》三卷，明崇禎十三年（1640）黎光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明) 邵真人編，《經史通用古今直音》四卷，明成化八年（1472）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明) 張自烈撰，《正字通》十二卷，清康熙十年（1671）張氏弘文書院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明) 朱謀瑋撰，《駢雅》七卷附《音釋》一卷，明萬曆二十年（1592）豫章朱氏原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明) 胡宗憲，《籌海圖編》十三卷，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戴震撰，《聲韻考》四卷，清乾隆丁酉（四十二年，1777）金壇段氏刊經韻樓叢書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鈕樹玉撰，《說文新附考》六卷《續考》一卷，清嘉慶六年（1801）鈕氏非石居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鈕樹玉撰，《段氏說文注訂》八卷，清道光四年（1824）蘇州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朱駿聲撰，《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分部東韻》一卷，清咸豐元年（1851）臨嘯閣刊同治九年（1870）印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朱駿聲撰，《古今韻準》一卷，清咸豐元年（1851）臨嘯閣刊同治九年（1870）印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馬釗撰，《集韻校勘記》十卷，清同治紀元（1862）陳奐舊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石梁撰，《草字彙》不分卷，清同治五年（1866）中湘周元滋桂園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朱駿聲撰,《說雅》一卷,清咸豐元年(1851)臨嘯閣刊同治九年(1870)印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吳大澂撰,《說文古籀補》十四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清光緒十二年(1886)點石齋石印巾箱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袁日省輯,謝景卿摹,《選集漢印分韻》二卷《續集漢印分韻》二卷,清嘉慶二年(1797)南海謝氏漱藝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江有誥撰,《音學十書》(先秦韻讀、群經韻讀、詩經韻讀、楚辭韻讀),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張畊撰,《古韻發明》不分卷附《切字肆考》一卷,清道光六年(1826)藤陽張氏芸心堂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清光緒丁酉(二十三年,1897)宜都楊氏鄰蘇園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楊守敬,《鄰蘇老人手札》,清光緒間楊守敬手稿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
- (日本)釋空海編,《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日本江戶間(1603-1867)影鈔高山寺藏永久二年(1114)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日本)釋空海編,《篆隸萬象名義》存四卷(卷十五至十八),日本江戶間摹寫高山寺藏本(案:疑非日本江戶間而為清光緒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日本)釋昌住撰,《新撰字鏡》十二卷,日本文化二年(1805)鶴岡冬蔭抄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日本)釋昌住撰,《新撰字鏡》十二卷,日本明治初(1868-1912)影寫天治元年(1124)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日本)釋昌住撰,《新撰字鏡》十二卷,清光緒間楊守敬影寫日本安政四年(1857)傳錄天治間鈔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近代論著

- 孔仲溫,《玉篇俗字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4。
- 王勇、大庭脩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 何澄一,《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4。
- 吳天任,〈楊守敬與《古逸叢書》的校刻〉,《大陸雜誌》,32卷10期(1966),頁23-26。
-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出版社,1974。
- 吳哲夫,〈楊守敬與觀海堂藏書〉,《故宮文物月刊》,73期(1989年4月),頁118-123。
- 吳璧雍,〈楊守敬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觀海堂醫書〉,《故宮學術季刊》,21卷4期(2004夏)

- 季)，頁 149-176。
- 宋兆霖，〈松坡圖書館發展始末〉，《故宮文物月刊》，357 期（2012 年 12 月），頁 120-128。
- 杉村邦彥，〈楊守敬與日本書學研究〉，收入陳上岷主編，《楊守敬研究學術論文選集》，武漢：崇文書局，2003，頁 51-62。
- 李甦平，〈以韓國三國時代儒學詮釋東亞文化圈〉，收入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 宜昌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宜都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楊世灿總編纂，《楊守敬學術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 柳承國，《韓國儒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 韋力，〈高麗本·和刻本·越南古籍的鑑定〉，《收藏》雜誌，2008 年 5 月。
- 韋力，〈楊守敬：從空潭瀉春到空谷傳聲〉，《收藏》雜誌，2011 年第 1 期，頁 134-136。
- 真柳誠，〈楊守敬之醫書校刊與江戶考證醫學家之文獻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6 卷 1 期（2008 秋季），頁 75-132。
- 郝志羣，〈楊守敬學術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1。
- 郝志羣、陳建堂，〈楊守敬藏書中的和刻本及其價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第 2 期，頁 24-27。
- 常耀華，〈《玉篇》版本源流考述〉，《平頂山師專學報》，9 卷 1 期（1994），頁 90-92。
- 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學習與探索》，2006 年第 2 期，頁 159-160。
- 張伯偉，〈選本與域外漢文學〉，《南京大學學報》，2002 年第 4 期，頁 81-89。
-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術對亞洲各國與非洲、歐洲的影響〉，收入氏著，《中國印刷史》下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 681-708。
- 許媛婷，〈清末中日文人對影鈔及覆刻漢籍的主張——以楊守敬《古逸叢書》成書過程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7 卷 4 期（2010 年夏季），頁 121-156。
- 連一峰，〈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陳東輝，〈《古逸叢書》與中日漢籍交流〉，收入林慶彰編，《近現代新編叢書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 19-34。
-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
- 傅璇琮，《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黃顯功、吳建明主編，《上海圖書館藏書·藏書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
- 鄒華清，〈楊守敬學術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01。

趙飛鵬，〈《經籍訪古志》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學研究》，8期（1994），頁1-22。

趙飛鵬，〈楊守敬之藏書及其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趙爾巽，《清史稿》，臺北市：洪氏出版社，1981。

鞏本棟，〈東亞視野下的宋代文學史料研究〉，《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4卷2期（2007），頁241-268。

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岡井慎吾，《玉篇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刊行，1933。

原田種成，〈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筆談〉，收入長澤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刊行會編輯，《長澤規矩也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東京：三省堂，1973，頁45-80。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76。

Yang Shoujing's Search for Books in Japan and the Fruit of His Efforts: With Books on the Lesser Learning in the Guanhai Hall Collectio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Hsu Yuan-ting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1880, Yang Shoujing (1839-1915) was recruited by He Ruzhang (1838-1891), the envoy to Japan, to become a member of his retinue in Japan. Although there for a little over four years, he was able to purchase and bring back many precious Chinese rare books, Korea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and Japanese manuscript and woodblock-printed books, marking a major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bibliographic exchange. In his recollection of searching for and collecting books during his trip to Japan, Yang Shoujing found that “many of the books are about medicine, but few on the ‘Lesser Learning.’” referring to philological, linguistic and semantic studies. The research in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despite the fact that books on the Lesser Learning are far fewer than those related to medicine, they represent a group that Yang Shoujing most actively devoted attention to.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Yang Shoujing expended considerable energy in collecting books on the Lesser Learning that had ended up in Japan by means of his considerable scholarship and the letters that he wrote while in Japan to Mori Risshi. The study next organizes and draws conclusions from books on the Lesser Learning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riginally from Yang Shoujing's Guanhai Hall, representing his devotion to book collecting and the fruits of his efforts, also providing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books on the Lesser Learning in the history of bibliograph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words: Yang Shoujing, Mori Risshi, Guanhai Hall, Classics category, books on the Lesser Learning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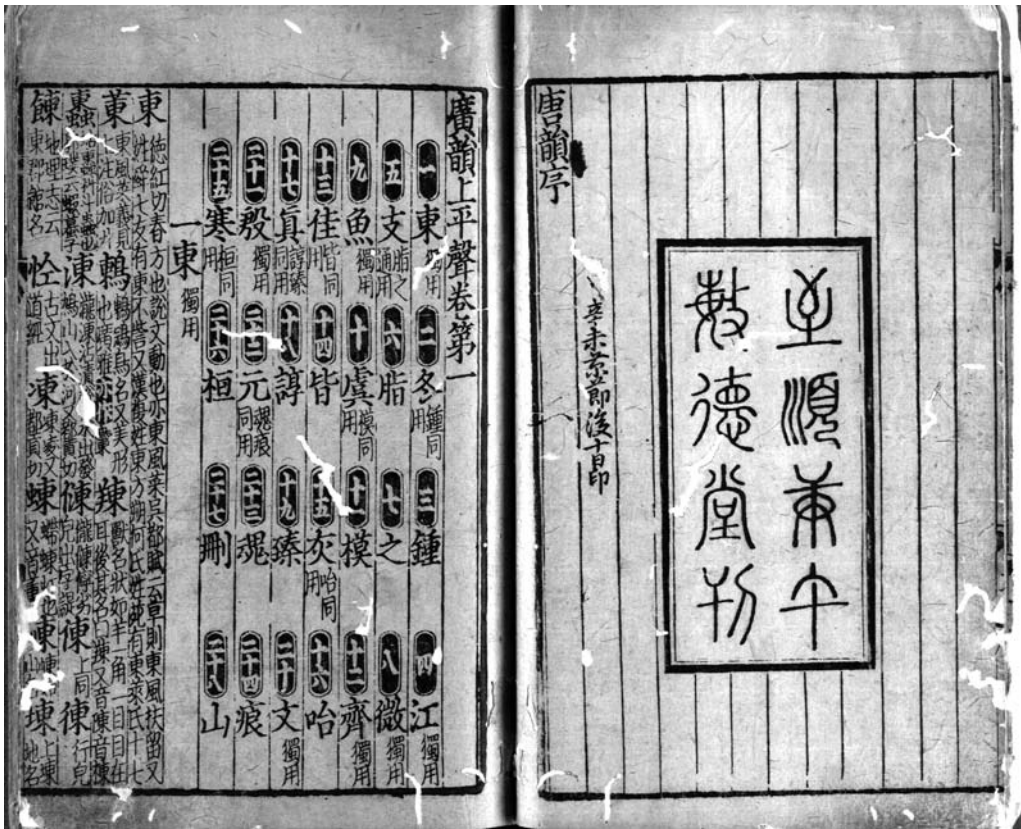


圖1 廣韻 五卷 元至順庚午(元年)敏德堂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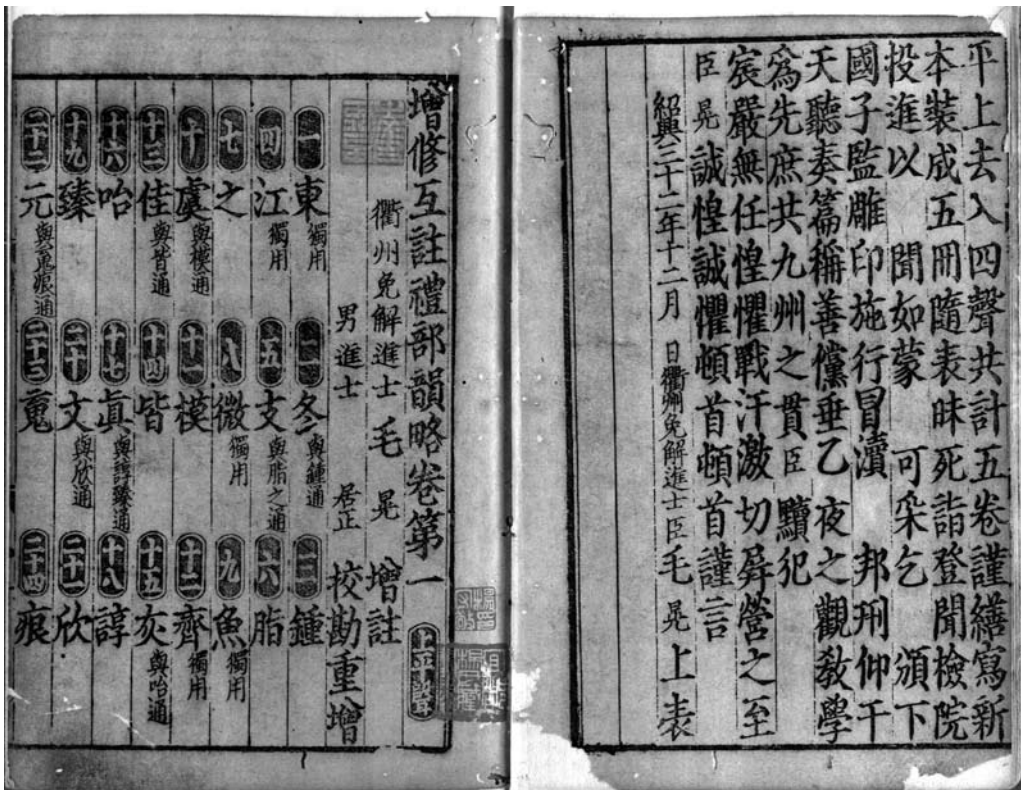


圖2 增修互註禮部韻略 五卷 元至正乙未(十五年)日新書堂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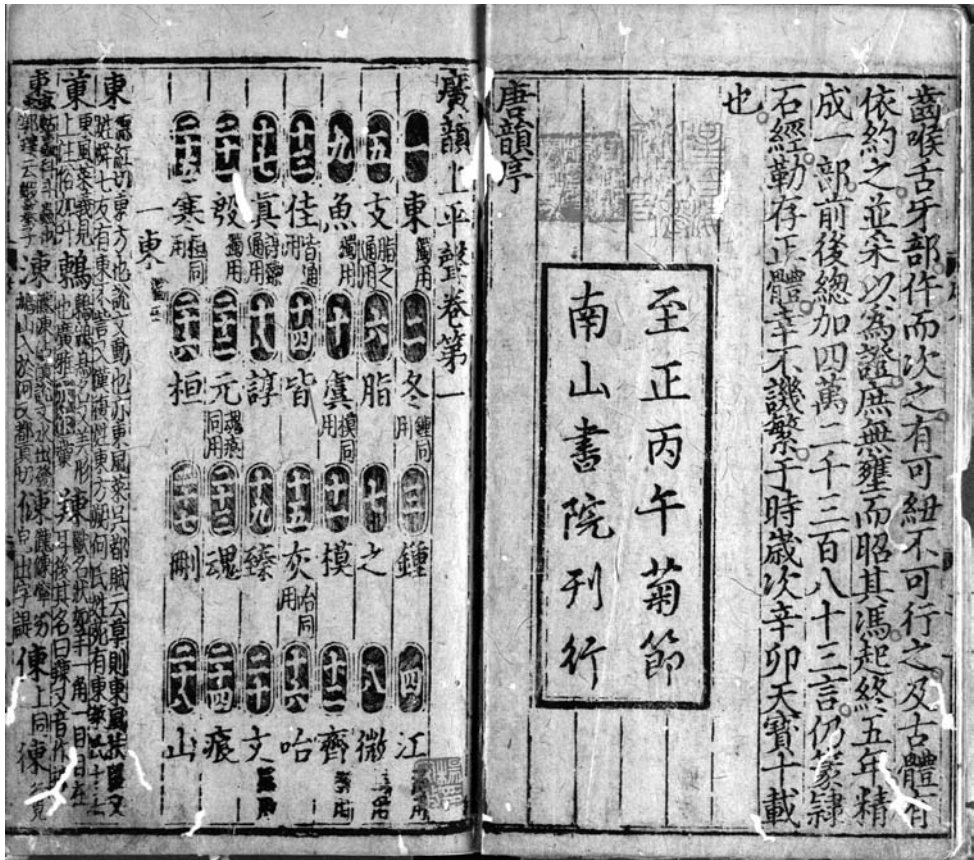


圖3 廣韻 五卷 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南山書院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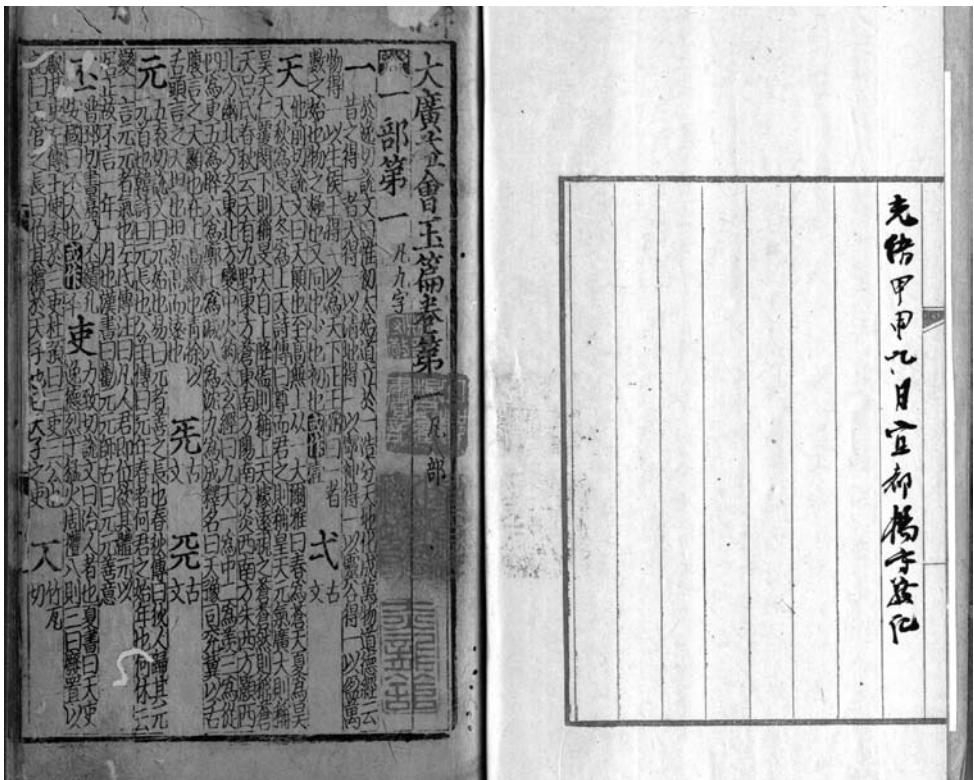


圖4 大廣益會玉篇 三十卷 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南山書院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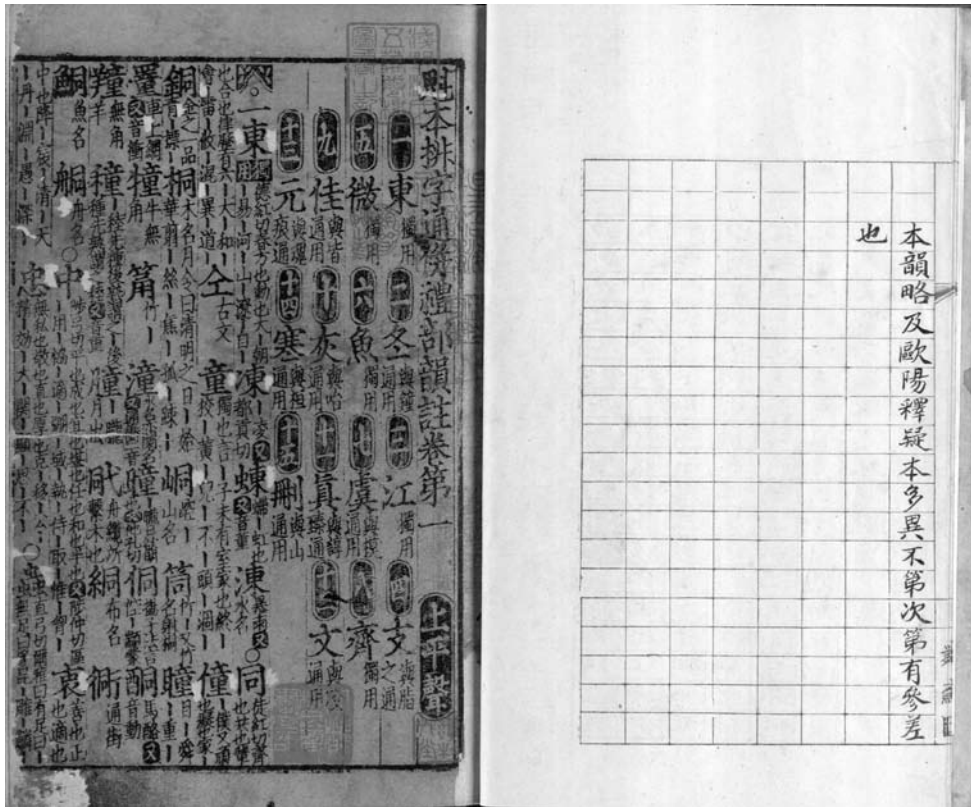


圖5 魁本排字通併禮部韻註 五卷 元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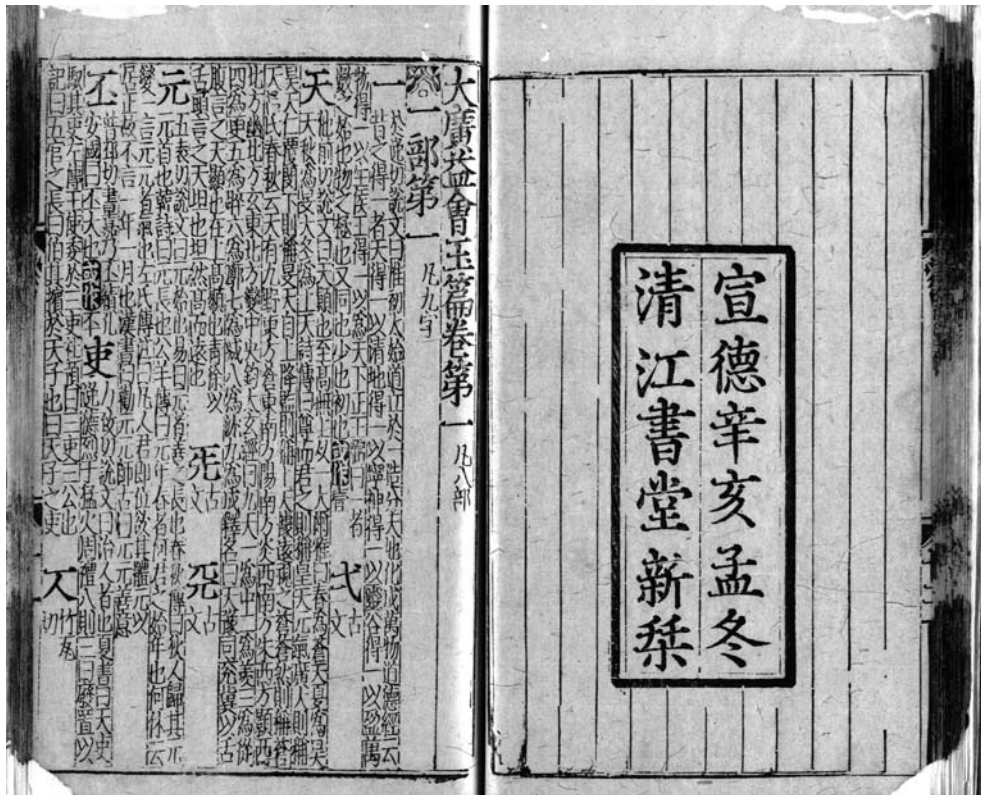


圖6 大廣益會玉篇 存六卷 明宣德六年清江書堂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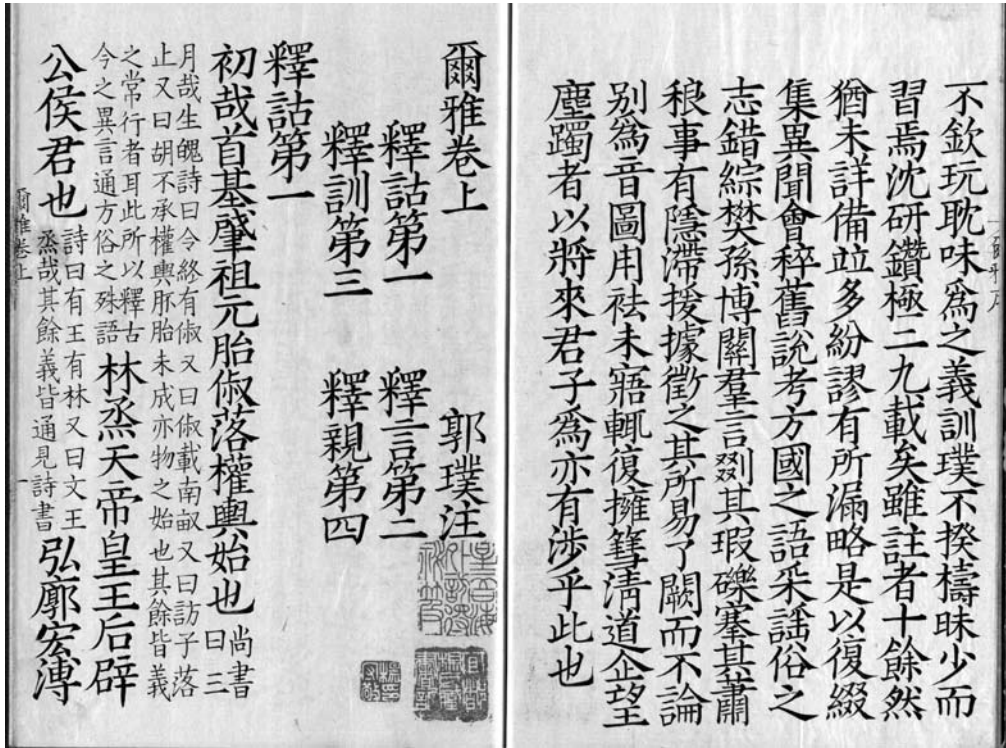


圖7 爾雅 三卷 日本明治間影鈔南宋國子監本



圖8 新板增廣附音釋文千字文註 一卷 日本刊本



圖9 纂圖附音集註千字文 一卷 日本舊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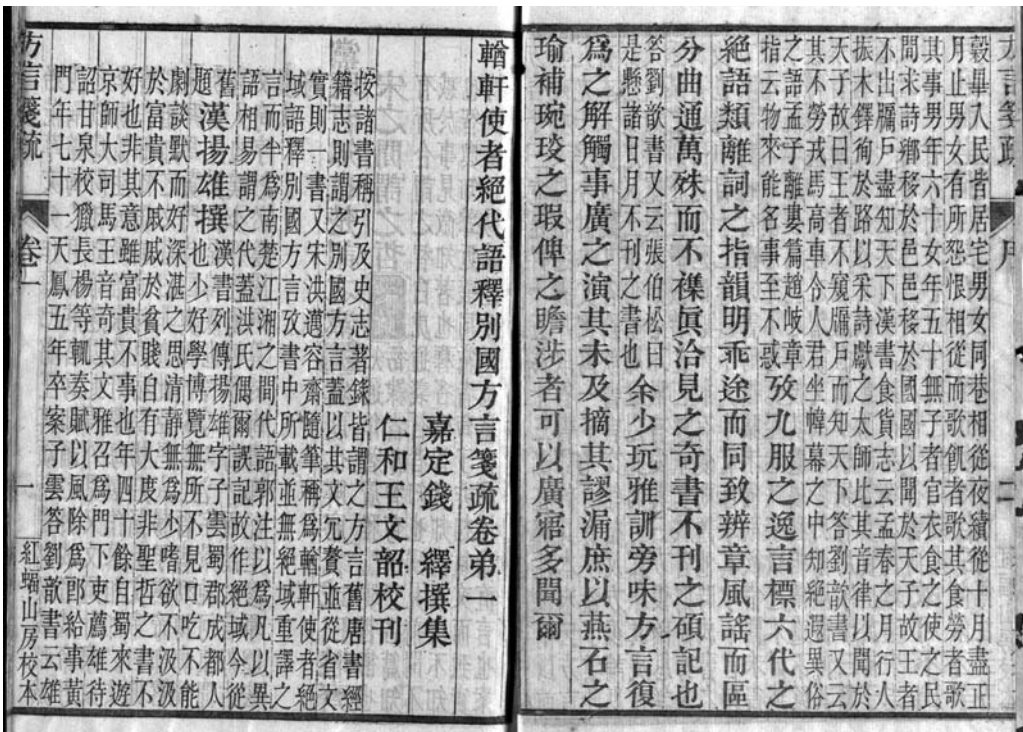


圖10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箋疏 十三卷 清光緒十六年仁和王文韶紅蝠山房刊朱印校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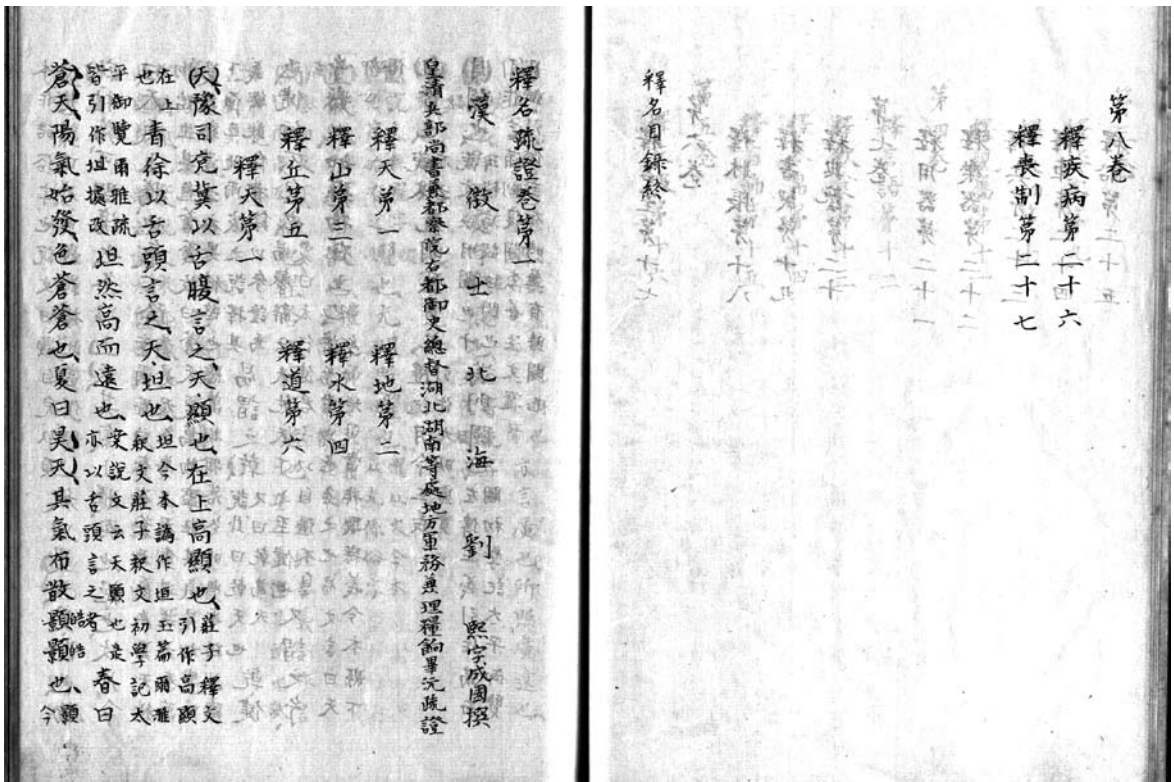


圖11 釋名疏證 八卷續釋名一卷補遺一卷 日本江戶間小島尚質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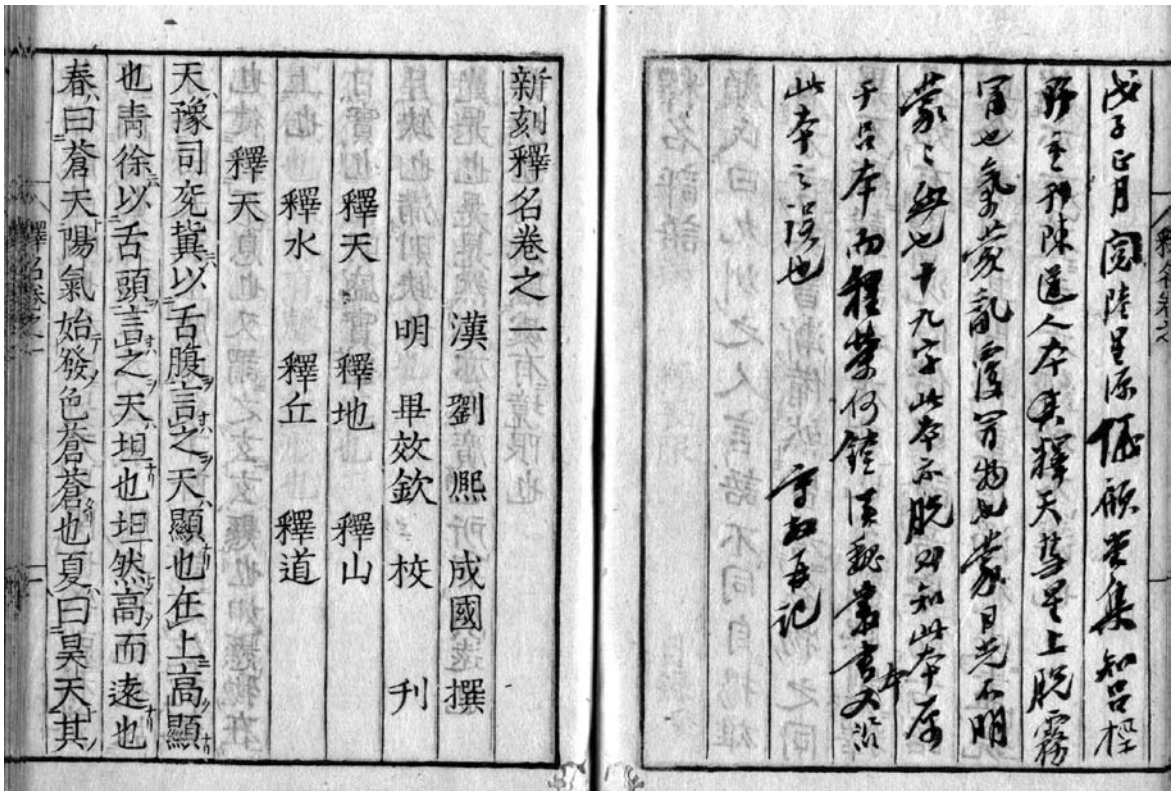


圖12 新刻釋名 八卷 日本明曆二年京上村次郎衛門刊本